

北宋內臣藍繼宗事蹟考*

何冠環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

前言

名列《宋史·宦者傳》的宋初內臣藍繼宗(960–1036)是值得注意的人物，一方面他與兩個養子藍元用(?–1055)和藍元震(?–1077)，從太祖開寶四年(971)至神宗熙寧九年(1076)，父子兄弟相繼服侍內廷逾百年，官至內臣最高職位的入內內侍省都知及副都知，從而參預了許多宋廷大大小小的政事，發揮著或明或暗的影響力。¹另一方面，透過藍元震的轉述、司馬光(1019–1086)的筆錄，藍繼宗又是宋代最重要筆記小說《涑水記聞》的重要史源提供者。²

筆者在2007年3月，嘗試以個案研究的取向，考述藍繼宗父子三人的事蹟。其後拙稿屢有修訂，期間雖然能增添補充的史料有限，但筆者在網上及書店，卻發現李之亮近期所撰的歷史小說《趙宋王朝》與《烽戎底定》，其中頗多章節都有藍繼宗的

* 本文初稿名為〈北宋內臣藍繼宗(960–1036)、藍元用(?–1055)、藍元震(?–1077)事蹟考〉，在2007年3月16日至18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辦的「鄧廣銘教授百年誕辰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蒙家師陶晉生教授閱覽指正，又蒙李裕民教授及葛金芳教授在會上賜予寶貴意見，據之修改。因初稿逾五萬字，遠超紀念論文集所許可的字數，會議後蒙紀念論文集主編張希清教授俯允，許筆者先將初稿之藍元震部份約一萬五千字修訂後發表。該文題為〈北宋內臣藍元震事蹟考〉，載張希清(主編)：《鄧廣銘教授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502–12。

¹ 脫脫(編纂)：《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附藍元震〉，頁13633–44。又清人梁廷柵所撰的《南漢書》，將藍繼宗列於該書的〈宦者傳二〉。梁氏所撰的〈藍繼宗傳〉，本於《宋史·藍繼宗傳》，沒有增加甚麼內容，卻將藍繼宗入宋廷的年齡，從原本的十二歲誤寫為二十歲。參見梁廷柵(著)、林梓宗(校點)：《南漢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卷一六〈宦官傳二·藍繼宗〉，頁89。

² 《涑水記聞》卷一「符彥卿不可復委以兵柄」(44條)、卷六「朱能得天書」(167條)、「孫奭諫西祀」(168條)、「駁幸金陵與蜀」(169條)、「高瓊請幸北城」(170條)、「寇準在澶淵」〔下轉頁2〕

角色。在《趙宋王朝·宋仁宗》裏，開首第一回第二頁便點上「大內都總管」藍繼宗的名字，而在這回裏頻頻出場。雖然在小說裏，他不過是一個小配角，事蹟又都幾乎出於杜撰，但他能受宋史研究同道的青睞，也是值得欣慰的事。³

藍繼宗的生平事蹟主要見於《宋史·宦者傳》以及《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稿》有關章節，在宋人文集所收的碑記、墓誌銘也有零星的記載。最可惜的是迄今未見他們父子的墓誌銘出土，⁴這對重建他的生平事蹟有文獻不足徵之嘆。然而，本文仍嘗試在有限的史料下，從藍繼宗服役內廷經年，旁觀暗看宋宮的角度切入，以探究宋初，尤其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及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朝政海波濤的側面。另一方面，本文亦試以藍繼宗的個案，探索北宋內臣的不同類型，以補充過去對內臣所作的宏觀研究所可能漏略的觀點。而通過考索藍繼宗的生平經歷，即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注2提及《涑水記聞》那幾則掌故的背景，以及藍繼宗對有關政治人物的愛憎態度。

比起藍繼宗，藍元用的事蹟著錄於史籍的更少，只附載在《宋史·宦者傳》中〈藍繼宗傳〉之後。本文亦據宋人文集碑銘等記載，附考其生平事蹟於藍繼宗之後。

藍繼宗父子兄弟相繼出任內臣高職的事實，也讓我們看到在宋代內臣的官僚系統內出現「內臣世家」的現象，與主流官僚系統內的文臣武將情況並無不同。⁵簡而言

〔上接頁1〕

（171條）、「王欽若譖寇準」（172條）、「王旦舉代」（173條）、「出李迪而留丁謂」（174條）等九條，據司馬光所述，乃「藍元震云」、「皆藍元震云」、「元震及李子儀云」、「直省吏親為元震言之」。至於藍元震從何得知這些掌故，司馬光即補充說明「前數事皆元震聞其先人所言也，元震先人為內侍省都知」。藍元震之先人，據鄧廣銘的考證，就是藍繼宗。參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校注）：《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一，頁20；卷六，頁113–18。司馬光這幾則得自藍元震的傳聞，均為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所採用，其長短李燾亦有所辨正。筆者〈北宋內臣藍元震事蹟考〉一文已對此加以考論，見該文頁503，注1。李裕民懷疑《涑水記聞》第167條及168條，即記孫奭上疏兩條，很有可能因傳抄時掉落了本來傳述者的名字，故給人錯覺，以為這兩條和後面六條都是藍元震所傳述的。不過，筆者以為孫奭上疏之事與天書封祀關係密切，而藍繼宗一直參與天書封祀，他將反對天書最力的孫奭的言行記下，也在情理之中。在沒有確實的版本證據前，筆者暫仍將此兩則傳聞視為藍元震所述。

³ 李之亮：《趙宋王朝》（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仁宗皇帝〉，頁2，11–12，14–15。

⁴ 宋代內臣墓誌銘極少傳世，整個北宋尚未見有內臣的墓誌銘著錄，南宋亦僅有曹勛的《松隱集》所收的三道內臣墓誌銘。關於這三道內臣墓誌銘，筆者將另文考述。參見曹勛：《松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六〈董太尉墓誌·乾道元年八月〉、〈鄭司門墓誌·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幹辦內東門司楊公墓誌銘·乾道元年三月〉，頁五上至一九上。

⁵ 北宋內臣父子兄弟繼任高職的例子很多，除藍繼宗父子外，竇神興、竇神寶（949–1019）兄弟，李神福（947–1010）、李神祐（？–1016）、李舜舉（？–1082）兄弟祖孫，劉承珪（950–

〔下轉頁3〕

之，從藍氏父子兄弟的一生經歷中，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面窺見北宋內臣在政治上的角色。

掖庭卅載：宋太祖及宋太宗朝的藍繼宗

據《宋史·藍繼宗傳》及《長編》所載，藍繼宗字承祖，廣州南海縣（今廣東廣州市）人。⁶他自幼即為南漢後主劉鋹（943–980）朝廷的小黃門，開寶四年二月，宋太祖（927–976，960–976在位）滅南漢，藍繼宗在四月即隨劉鋹入宋廷，送入宋宮當差，當時他只得十二歲。⁷藍繼宗入宋廷後三個月即七月，太祖下詔，重申只有年滿三十無養父的內臣，才許養子。藍繼宗可能在這時給人收為養子。他名「繼宗」，字「承祖」，似乎有養父扶持，可惜其生父及養父姓名均失載。⁸

〔上接頁2〕

1013）、劉從愿（？–1048）父子，石知顥（951–1019）、石全彬（？–1070）祖孫，張惟吉（？–1054）、張若水（？–1077）父子，王守忠（？–1054）、王守規（1011–1077）兄弟皆是。參見《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竇神寶、李神福、李神祐、劉承珪、石知顥、石全彬〉，頁13600–13601，13605–10，13625–27；卷四六七〈宦者傳二·張惟吉、張若水、王守規、李舜舉〉，頁13634–36，13638，13644–45。

⁶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3；《長編》，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丙午條，頁1534。又梁廷柵的《南漢書》將藍繼宗的籍貫作咸寧。據梁氏所撰的《南漢書考異》、《太平寰宇記》及《元豐九域志》所記，南漢時南海析分為咸寧及常康二縣，到太祖開寶五年（972）（《太平寰宇記》作開寶六年），又將咸寧、常康、番禺及四會四縣併入南海。故藍繼宗的籍貫在南漢時屬咸寧，入宋後則繫南海。參見《南漢書》附《南漢書考異》，卷一六〈潘崇徹傳考異〉，頁182；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點校）：《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九〈廣南東路·廣州〉，頁408；樂史：《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一五七〈嶺南道一·廣州·南海縣〉，頁五上。

⁷ 宋太祖將劉鋹幾個作惡多端又地位最高的內臣龔澄樞、李托、薛崇譽斬於千秋門，而留下其他歸降的南漢內臣。除了藍繼宗外，出身南漢的內臣可考的有蘇利涉（1019–1082）的祖父蘇保遷。另仁宗朝之內臣高居簡（？–1081），史稱其「世本番禺人，以父任為入內黃門」，其父亦可能是出身南漢的內臣。參見《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3；卷四六八〈宦者傳三·高居簡、蘇利涉〉，頁13652，13654；《長編》，卷一二，開寶四年二月辛未，頁260–61；五月乙未朔條，頁264。

⁸ 《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十六之二〉、〈儀制十之十六〉；《長編》，卷七，乾德四年六月丙午條，頁172；卷一二，開寶四年七月癸丑條，頁269；卷三六，淳化五年十一月丁巳，頁801；《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王仁睿〉，頁13602。太祖在乾德四年（966）六月十三日原規定：內侍到三十歲以上才許養一子，以充繼嗣，士庶不得以童男養為宦者，但許多內臣卻濫收小兒為養子，而且常為爭財而起訟。故此，太祖在開寶四年七月二十日，下詔自今年滿三十無養父的，始可養子，並令將其名字申報宣徽院，違者準前詔判死罪。關於藍繼宗養父的姓名，考太宗朝有一個頗有文采，曾為南唐陪臣，後拜參政的張洎（934–997）所極力奉承的內供奉官藍敏貞（《長編》作藍敏正，當係避仁宗諱改），未

〔下轉頁4〕

藍繼宗來自宦官勢力薰天的南漢，南漢權閹龔澄樞正是他的南海同鄉。史稱龔澄樞未得勢時「性廉謹，不妄交游」，但當權後就變得凶暴殘民，最後國亡身誅。⁹藍繼宗即使沒有目睹開寶四年龔澄樞、李托及薛崇譽幾個南漢權閹入宋廷後被太祖下令押出都門斬殺的一幕，大概也會從鄉里或其他內臣口中知曉這事。龔澄樞等人的下場對年輕的藍繼宗當有深刻的警惕：任龔澄樞在南漢權傾一時，一旦失勢，就落得身首異處的下場。藍繼宗一生謙謹的性情，很可能從小就養成。禁宮險惡，一下子不慎，隨時會橫死。當然，有專長而能做事，討得主子歡喜的內臣就有生存的空間。據載太祖曾挑選數十個來自南漢的聰慧內臣，命他們在教坊習樂，名曰「簫韶部」，後改名為「雲韶部」，當宮廷內宴時就命他們演奏以娛。藍繼宗有否被選入教坊，就未可考。¹⁰

《涑水記聞》卷一「符彥卿不可復委以兵柄」的一則傳聞，據司馬光所記，是藍繼宗告訴其子藍元震的一則年代最早的宋代史事。¹¹此事發生於乾德元年（963）二月，那時藍繼宗尚未入宋宮。他在甚麼情況下，以及從何渠道聽聞此事，值得注意。開寶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獨相十年，深受太祖信任的趙普忽被罷相，導致他失寵的背後政治力量，正是符彥卿的女婿、皇弟太宗（939–997，976–997在位）。¹²此一政局巨變，禁中內臣難免暗中議論紛紛。藍繼宗很可能在這時從他的養父或其他內臣，聽到有關趙普與太宗的權爭。另一個可能，就是開寶八年（974）六月符彥卿在洛陽病逝，引起藍繼宗的注意，從而打探到符彥卿當年不獲委兵柄的舊事。¹³藍繼宗在太祖一朝尚未成年，沒有甚麼可記的事蹟。

〔上接頁3〕

知他與藍繼宗可有關係？宋廷在景祐二年（1035）正月五日，特詔封贈藍繼宗的父母，惟不載他們的姓名，不知受封贈的藍氏父母是親生父母，抑是養父母。參見錢若水（撰）、燕永成（點校）：《宋太宗實錄》（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年），卷八〇，頁201；《長編》，卷三六，淳化五年十一月丁巳，頁801。至於宋代宦官養子的制度，可參閱游彪、劉春悅：〈宋代宦官養子及蔭補制度〉，《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2期，頁107–18。

⁹ 龔澄樞等在南漢的官位崇高，據潘美（925–991）向太祖的報告，他們是「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郎薛崇譽等，朋助劉鋹，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同俘獻」。參見《宋史》，卷四八一〈世家傳四·南漢劉氏·龔澄樞〉，頁13929–30；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第一冊（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卷四一，潘美〈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開寶四年〉，頁673–74。

¹⁰ 王闢之（撰）、呂友仁（點校）：《澗水燕談錄》（與《歸田錄》合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八，頁96。

¹¹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頁20。

¹² 《長編》，卷一四，開寶六年八月甲辰至九月壬申條，頁306–8。

¹³ 同上注，卷一六，開寶八年六月辛酉條，頁342。

太宗在開寶九年(975)十月繼位，藍繼宗時年十七。他大概在這時遷為中黃門。¹⁴ 太平興國四年(979)四月，太宗親征北漢，藍繼宗從征，時年二十。他的故主劉鋹在太宗出征前的宴會上討好太宗，無非是求保命。¹⁵ 不曉得藍繼宗有否目睹故主委曲求全的一幕？藍繼宗在太原城(今山西太原市)下，奉命傳詔於營陣之間，史稱他「多稱旨」。《宋史》本傳說他射術高明，不過，在太原之戰及續後的幽州(今北京市)之役，卻未載他參與作戰。¹⁶

劉鋹卒於太平興國五年(980)三月十五日，年三十九。¹⁷ 藍繼宗對這位得年不永的故主，似乎沒有甚麼感情，大概他在南漢宮中既年幼，地位又太卑微。從太平興國五年至淳化五年(994)前後十五年，即藍繼宗從二十一歲到三十五歲這段期間，史書沒有他事蹟的記載，而這段日子卻是藍繼宗的成長時期。《宋史》本傳所記載他的下一件事蹟，已是太宗晚年。史稱他大概在至道元年(995)到至道二年(996)間，曾奉命出使秦州(今甘肅天水市)，按視應否悉徙原居渭河之南，特別是盛產良木的大洛門(今甘肅天水市武山縣鴛鴦鎮)、小洛門寨(今甘肅天水市武山縣洛門鎮)的羌人往渭北。他回奏秦州在前任知州溫仲舒(944-1010)管治下，「得地甚利」，而「二寨據要害，產良木，不可棄」。太宗本來對溫仲舒以恩威並濟的手段，教蕃部「獻地內屬，既而悉徙其部落於渭北，立堡寨以限之」的做法很有保留，覺得他生事，擔心蕃部離開原居地渭南，徙到渭北後，長吏若有閃失，就會引起騷動，而加添關右的不

¹⁴ 中黃門是宋初低級的內臣，與藍繼宗同時的內臣衛紹欽也「始以中黃門給事晉邸」。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中黃門」條，頁48；《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衛紹欽〉，頁13624。

¹⁵ 《長編》，卷二〇，太平興國四年正月乙未條，頁443-44。

¹⁶ 除藍繼宗外，從征太原的內臣，可考的計有竇神寶、李神福、李神祐、周紹忠、張崇貴(951-1001)、衛紹欽及韓守英。其中李神福和藍繼宗一樣，「從征太原，攻城之際，往來梯衝間宣傳詔命」。他後以功，「即在行在所遷殿頭」。至於戰功最高的是李神祐和衛紹欽，史稱李神祐「再征太原，領工徒千人隨駕，以備繕完甲兵。劉繼元表納降款，太宗陳儀衛城北臺以受之，繼元移時未至，神祐馳單騎入城。俄頃，引繼元至。及北伐燕薊，命與劉延翰統精騎為大陣之援。車駕還，又令率兵屯定州以備契丹」。而衛紹欽則「從征太原，命督諸將攻城，劉繼元降，命領驍卒先入城，燒其營柵，遷殿頭高品」。另竇神寶也「從征太原，擐甲登城，中流仗」。故此稍後得以遷入內高品。韓守英「從征河東，數奉詔至石嶺關督戰，取隆州，遷殿頭」。張崇貴則「從崔彥進、李漢瓊先路視水草」。周紹忠「從征河東，得懷政於亂屍間」，相信也曾參與戰鬥。參見《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竇神寶、李神福、李神祐、周懷政、張崇貴、衛紹欽〉，頁13600，13605-7，13614；《長編》，卷二〇，太平興國四年四月己酉至五月丁酉條，頁448-53。

¹⁷ 《長編》，卷二一，太平興國五年三月戊子條，頁473；《宋史》，卷四八一〈世家傳四·南漢劉氏〉，頁13928-29。

安(按太宗當時已因西夏李繼遷(963–1004)侵擾西邊而頭疼不已)。因此,太宗在淳化五年十月將溫仲舒調離秦州,改知鳳翔府(今陝西寶雞市鳳翔縣)。當他聽到藍繼宗對溫有利的報告後,就對溫的印象大為改觀,即派遣藍繼宗到江陵府(今湖北荊州市)慰勞賞賜溫仲舒一番。太宗很快便將溫召回朝,在至道二年十月乙卯(十八),先將他自給事中擢拜戶部侍郎,到至道三年(997)正月丙子(十一)更擢陞他為參知政事,甚至打算稍後命他為相,代替年邁的呂端(935–1000)。因為藍繼宗的報告,太宗決定恢復溫的政策,大小洛門寨後來成為宋朝的內地,帶給宋廷每年巨木之利。二十多年後,秦州的蕃部上言,也證明藍繼宗當年所奏屬實,沒有偏袒溫仲舒。¹⁸

¹⁸ 藍繼宗出使秦州的年月不詳。《宋史·藍繼宗傳》記溫仲舒在「雍熙中」出守秦州時勸諭羌人獻原居之大洛門、小洛門寨地,而徙居渭北,但《宋史·太宗紀二》、《宋史·溫仲舒傳》和《長編》則記溫在淳化四年十月辛未(十七)罷同知樞密院事,然後出知秦州。據李之亮考證,溫仲舒知秦州在淳化四年底至五年十月,並非在雍熙中。而據《宋史·溫仲舒傳》及《宋太宗實錄》所記,他後來迭知鳳翔府、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市東)及江陵府(今湖北荊州市),然後召還,至道二年十月擢戶部侍郎,至道三年正月以戶部侍郎拜參政。藍繼宗出使秦州還,溫仲舒即從江陵府召還陞官,以此推之,藍繼宗出使秦州,最早當在至道元年底,而最有可能在至道二年中。藍繼宗出使秦州後二十年,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七月,秦州伏羌城寨戶文禹來到開封,擊登聞鼓,上言當年溫仲舒拓疆界於隘路口大洛口,置城守把的做法,使當地安寧,證明溫的做法正確,而藍的回奏也沒有隱瞞真相。按溫仲舒是太平興國二年(977)呂蒙正(944–1011)榜的第二人,他在端拱二年(989)正月,應太宗詔,首先奏上陳備邊禦戎之策,得到太宗的賞識。淳化二年四月辛巳(十二),溫仲舒與交好的寇準同被擢為樞密副使。淳化四年(993)六月,寇準被知樞密院事張遜(940–995)挾嫌誣告,說有人「迎準馬首呼萬歲」。寇準引溫仲舒作證,說他與溫仲舒同行,一齊給人呼萬歲。張遜與寇準在太宗前互發其私,結果兩敗俱傷。寇被罷樞副,而張被降職。溫仲舒從出任正言到擢任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都與寇準同進,時人稱「溫寇」,二人關係親密,人所共知。他似乎也因被狂人呼萬歲的事失歡於太宗,於同年十月被罷樞副之職。溫仲舒出知秦州後,政敵可能揣摩到太宗對他仍有意見,就上言劾奏溫生事,太宗因此將溫調離秦州。見《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92;卷二六四〈薛居正傳附薛惟吉〉,頁9112;卷二六六〈溫仲舒傳〉,頁9182–83;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3;《長編》,卷三〇,端拱二年正月癸巳條,頁666;卷三二,淳化二年四月辛巳條,頁714;卷三四,淳化四年六月壬申條,頁750;十月辛未條,頁754;卷四一,至道三年正月丙子,頁860;《宋太宗實錄》,卷七九,頁196;卷八〇,頁198;李之亮:《宋川陝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秦州〉,頁454;李之亮:《宋兩湖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荊南府 江陵府〉,頁5。有關秦州的開發,大小洛門寨盛產木材及宋人之經營的狀況,可參閱陳守忠:〈北宋時期分布於秦隴地區的吐蕃各部族及其居地考〉,載所著《宋史論略》(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2年),頁134–37;前田正名(著)、陳俊謀(譯):《河西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三、作為堪稱富庶的西部邊地之秦州〉,頁361–67。

藍繼宗出使秦州，為溫仲舒說了好話，使他重新得到太宗的寵信，回到權力中樞，這事看似尋常，所帶來的影響卻不可忽視。溫仲舒在太宗晚年的宮廷權力鬥爭中，處於微妙的位置。當他的好友、支持真宗（當時為太子）最力的參政寇準（962–1023）在至道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被罷政後，溫的政治取向對當時的權力天秤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他沒有加入以明德李皇后（960–1004）、參政李昌齡（937–1008）、內臣宣政使王繼恩（？–999）及知制誥胡旦（955–1034）為首的后黨，陰謀廢立真宗。他顯然站在呂端的一方，支持太子真宗。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逝世，呂端即安排他宣讀遺制，奉真宗在柩前繼位。¹⁹溫仲舒在淳化四年失寵被貶，在短短一兩年間再得到太宗寵信，復入中樞，無非得力於藍繼宗進言。這番影響深遠的結果，也許是藍繼宗當時所料不到的。究竟藍繼宗的進言，背後有否黨爭的玄機？暫時我們沒有足夠證據作出推論。

在太宗一朝，藍繼宗官位從低微的中黃門，一直擢陞至位列諸司使臣的西京作坊副使，而他在內廷的差遣，則為勾當內東門。²⁰按西京作坊副使是北宋前期西班諸司副使的第五階，在諸司副使中位次較低。至於勾當內東門，據龔延明的詮釋，「是內東門司的主管官，並掌管監察宮內人與物是否按法式出入，周知其人之名分，其物之數目」，品位次於勾當御藥院。²¹太宗晚年內臣官職與地位最高的，是宣政使、順州防禦使王繼恩。其次是宮苑使、內侍省入內內侍都知、同勾當皇城、翰林司李神福。再次是六宅使、同簽書提點樞密、宣徽諸房公事劉承珪。然後是李神福弟、洛苑使靈州（今寧夏靈武市西南，一說在寧夏吳忠市南金積鄉附近）、環州（今甘肅慶陽市環縣）排陣都監李神祐。再次是西京作坊使、勾當三班院韓守英（？–1033），以及供備庫使竇神寶。²²地位略比藍繼宗高的，計為崇儀副使、靈州、環州、慶州（今甘

¹⁹ 《長編》，卷四〇，至道二年七月丙寅條，頁846–48；卷四一，至道三年三月癸酉條，頁862；五月甲戌條，頁865–66。關於太宗晚年繼位之爭，可參閱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五章〈暗通宮闈：黨爭與繼位之爭〉，頁31–52。

²⁰ 《宋史》，卷四六七，頁13633。

²¹ 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勾當內東門司」條，頁65–66；「諸司副使」條，頁584；「西京作坊副使」條，頁587。此書以勾當內東門司置於真宗景德三年二月，不過從藍繼宗的事例來看，似乎早在太宗朝已置。

²² 雍熙四年六月前，內臣中地位最高的除了王繼恩外，還有原為太宗晉邸舊人入內都知、洛苑副使王仁睿（945–987）。王仁睿卒於雍熙四年六月丁巳（二十六），太宗特贈他內侍省內常侍。他在《宋史·宦者傳》列名第一，可見其地位之高。參見《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王仁睿、王繼恩、竇神寶、王繼恩、李神福、李神祐、劉承規〉，頁13599–601，13603，13605，13607–8；卷四六七〈宦者傳二·韓守英〉，頁13632；《宋太宗實錄》，卷三四，頁83；卷四一，頁108；何冠環：〈《全宋文》所收碑銘之宋初內臣史料初考〉，《東吳歷史學報》第十一期（2004年），「李神福」條，頁31–32。

肅慶陽市慶陽縣)、清遠軍(今甘肅慶陽市環縣甜水堡)四路都監秦翰(952-1015)、崇儀副使、內侍右班副都知、靈環慶州、清遠軍路都監張崇貴(951-1007)、崇儀副使、同領招安捉賊事衛紹欽,以及皇城使鄧永遷(?-1014)。²³和他地位相當的,則同為西京作坊副使、右金吾都監兼街仗司事閻承翰(947-1014)和西京作坊副使石知顥。²⁴藍繼宗在太宗朝,論名位論權勢,大概在第十人或以外,並不算是前列高級的內臣。他要到真宗朝才進一步獲得擢陞,以及擔任更重要的差遣。值得注意的是,《涑水記聞》中源出藍繼宗的其他八則傳聞,並未有涉及太宗朝的政事,包括太宗朝牽涉到趙普的多番政爭和他死亡的種種傳聞,以及太宗晚年與王繼恩有關的繼位之爭。本來以藍繼宗身居禁宮的地位,應該耳聞目睹不少有關的傳聞,他最後沒有透過兒子藍元震留下甚麼紀錄,原因值得深思。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一生謹慎自持的藍繼宗,對極為敏感的宮闈隱事諱莫如深,以免惹來自身或後人不測之禍。

任勞任怨：宋真宗前期的藍繼宗

真宗在至道三年三月繼位,五月,在太宗朝權傾一時的內臣王繼恩,因被指控謀廢立真宗,而被重譴遠貶,兩年後即死於貶所。²⁵對藍繼宗來說,這應當是另一次深刻的教訓:介入宮廷之爭,多無好下場。真宗在位的前期,從至道三年到景德四年(1007)前後十載,藍繼宗雖不算投閒置散,但並未如同輩內臣一樣,被委以軍旅重任,從而建功立業。教人惋惜的是,他雖身負上乘的射術,當宋廷面對西北二敵交侵,亟需用人之際,他卻得不到真宗的賞識,效命沙場。當劉承珪、秦翰、張崇貴、李神祐、閻承翰、張繼能、衛紹欽、石知顥及韓守英等與他資歷相當的內臣,紛紛在疆場以戰功獲得陞遷時,藍繼宗卻默默在山野做修建陵園的苦差。他除了在咸平初年出使鎮江外,²⁶在這十年當中,較重要的差遣,是擔任修建真宗兩位母親元德李太后(944-977)和明德李太后,以及真宗的章穆郭皇后(976-1007)的陵園,兼任宋室祖陵營建及維修的工作。修陵是責任非輕又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稍有差池,必遭嚴譴。藍繼宗素性謹慎,事後證明他是勝任這項工作的。另外,置身陵區山野,也許不違他不愛與同列交往的性情,也得以避開人事的紛擾。²⁷

²³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秦翰、張崇貴、衛紹欽〉,頁13612,13618,13624。

²⁴ 同上注,〈宦者傳一·閻承翰、石知顥〉,頁13610,13626。

²⁵ 《長編》,卷四一,至道三年三月壬辰條,頁862;五月甲戌條,頁865-66。

²⁶ 據元人《至順鎮江志》的記載,咸平初年,潤州丹徒縣(今江蘇鎮江市丹徒縣)的金山澤心寺僧幼聰獻山圖,真宗命藍繼宗賜他《大藏經》,藍可能奉命出使過鎮江。見俞希魯(編纂)、楊積慶等(點校):《至順鎮江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九〈僧寺·丹徒縣·龍游寺〉,頁368。

²⁷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4。

藍繼宗首先在咸平二年(999)四月二十三日，奉詔擔任真宗生母、被追尊為元德李太后的按行園陵使，負責修建祔葬於太宗永熙陵的李太后陵墓。²⁸然後在五年後，即景德元年(1004)三月十五日，當明德李太后病逝時，真宗在同月二十二日，除了命宮苑使劉承珪(規)為園陵按行使、入內副都知鄧永遷為副外，又命藍繼宗與劉、鄧兩人同議。景德二年(1005)正月十七日，真宗乾脆任命藍修奉園陵。翌日，又命他將從保州(今河北保定市)迎到的順祖、翼祖神柩，以一品禮葬於河南府河南縣(今河南洛陽市)，而罷修康陵與定陵。他雖然擔任這等閒職，但也做得認真。六月九日，他上奏真宗，報告永熙陵(太宗陵)的神御物，素來沒有登錄冊籍，請月具帳上於三司。真宗即命令他以後神御物歲終具帳上報宗正司。²⁹

景德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真宗離開京師(今河南開封市)，往朝謁在鞏縣(今河南鄭州市鞏義市)的宋諸陵。接近陵園的地方一向缺水，熟悉陵區環境的藍繼宗，命人在陵下汲取泉水，供隨駕的百司從官使用。³⁰真宗三月二日從西京(即洛陽，今河南洛陽市)返抵京師，四月十五日，章穆郭皇后病逝。藍繼宗以入內副都知之職，再一次出任園陵按行副使，擔任內侍左班副都知閻承翰的副手。二十八日，真宗任命藍繼宗與內臣內殿崇班張繼能等四人同監修園陵，六月竣工，郭皇后下葬於太宗永熙陵之西北。³¹

藍繼宗在這期間另一重要差遣，就是當遼軍大舉南侵、真宗於景德元年十一月親征澶州(今河南濮陽市)時，奉命勾當留司皇城司。當時除首相畢士安(938-1005)

²⁸ 《宋會要輯稿》，〈禮三十一之二十一、二十二〉。

²⁹ 《長編》，卷五六，景德元年三月己亥條，頁1232；《宋會要輯稿》，〈禮三十一之二十九〉、〈禮三十一之四十〉、〈禮三十七之三〉、〈禮三十七之二十八〉、〈禮三十七之二十四〉、〈禮三十八之五〉、〈禮三十九之二十〉。咸平三年六月開始，真宗議修太祖曾祖父(順祖)趙玘及祖父(翼祖)趙敬的康陵和定陵，並將其神柩從保州移葬皇陵。景德元年七月真宗徵問臣下意見，中書門下覆奏反對建陵。真宗考慮再三後，在景德二年正月十八日，命藍繼宗罷修康定二陵。關於真宗修建祖陵問題，可參閱王暢：〈趙匡胤祖籍與上世陵寢問題辨證〉，《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頁86-90。

³⁰ 《長編》，卷六五，景德四年正月己未至丁卯條，頁1443-44；《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3。真宗往朝陵時，命親信內臣劉承珪勾當皇城大內公事，劉當時的官職已是皇城使、勝州刺史，遠高於在陵園給事的藍繼宗。

³¹ 《宋會要輯稿》，〈禮三十一之四十四、四十六、四十七〉、〈禮三十七之五十五〉；《長編》，卷六五，景德四年三月己亥條，頁1447；四月己卯條，頁1452；六月乙卯條，頁1464。一同監修郭皇后陵的，還有三陵都監康仁遇和高品閻文度。至於出任園陵使的，就是宰相王旦(957-1017)。是年六月乙卯(二十一)，郭皇后下葬於太宗永熙陵之西北。藍繼宗擢入內副都知的年月不詳，最早載於史籍是景德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至於他的官階是否已擢為供備庫使，未敢確定。

以疾留在京師外，擔任東京留守的是真宗弟雍王元份（969–1005），而鹽鐵副使林特（？–1026）、戶部副使崔端則同判留司三司，衛州防禦使李重貴則擔任大內都部署。後來元份得疾，景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真宗改派隨駕的參政王旦權東京留守。³²當時地位比藍繼宗高的內臣，除了地位最高的入內都知、昭宣使李神福及內侍右班副都知竇神寶總領內省沒有隨駕外，入內副都知皇城使衛紹欽、宮苑使勾當皇城司劉承珪、內園使李神祐均隨駕，而其他高級內臣如內侍省右班都知、六宅使張崇貴正在西邊與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向敏中（949–1020）招撫西夏李德明（982–1032），內侍左班副都知閻承翰奉命同制置河北東、西路緣邊事，昭宣使韓守英擔任麟府路都鈐轄，扼守西邊，防備遼軍從岢嵐軍、寧化軍入寇，而奮戰北邊多年，多有戰功的入內副都知秦翰則往來北邊前線各要地處置兵機，後來更在澶州率軍護駕，擔任駕前西面鈐轄。³³雖然擔任勾當留司皇城司，屬於重要差遣，但相信藍繼宗寧願扈從真宗親征，親自見證本朝這一大事。

值得一提的是，源出於藍繼宗，由藍元震轉述，收錄於《涑水記聞》的三則有關景德元年澶州之役傳聞，即卷六「駁幸金陵與蜀」（169條）、「高瓊請幸北城」（170條）、「寇準在澶淵」（171條），以藍繼宗當時不在澶州的事實而論，都只是藍繼宗事後從宮外宮內不同渠道聽聞回來的。至於景德三年的「王欽若譖寇準」（172條）一事，因王欽若進言的地點在宮中，藍繼宗就較有可能親聞目睹。這四則傳聞給人一個鮮明的印象：寇準與高瓊（935–1006）是有擔當、勇於任事的忠臣良將；而王欽若（962–1025）、陳堯叟（961–1017）及馮拯（958–1023）之流，卻是貪生怕死又險詐的小人懦夫。藍繼宗這四則帶有強烈褒貶色彩的傳述，與發生於大中祥符與天禧年間的另外四則傳述，即卷六「朱能得天書」（167條）、「孫奭諫西祀」（168條）、「王旦舉代」（173條）、「出李迪而留丁謂」（174條），愛憎立場是前後一致的。

³²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3；《長編》，卷五八，景德元年十月丁未、己酉條，頁1279；十二月癸巳條，頁1295。

³³ 《長編》，卷五六，景德元年五月甲申朔條，頁1236；卷五七，景德元年閏九月丁卯條，頁1262；卷五八，景德元年十月甲申、戊子、壬寅條，頁1274，1278，1278；十一月戊辰條，頁1282–83；卷五九，景德二年正月丁巳、己巳、甲戌條，頁1310，1313–14；卷六〇，景德二年六月辛卯、甲午條，頁1346–47；卷六四，景德三年十月庚午條，頁1428；卷六五，景德四年五月癸丑條，頁1457；《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竇神寶、李神福、李神祐、閻承翰、秦翰、張崇貴、衛紹欽〉，頁13601，13605，13607，13611，13613，13618–19，13625。《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韓守英〉稱秦翰在是年十一月受命為駕前西面鈐轄後，立刻督眾將兵環澶州城浚溝洫以拒遼軍馬。工事剛完畢，遼軍突至。據稱他不解甲冑凡七十餘日。射殺遼大將蕭撻覽（？–1004）一役，他與有功焉，後來以戰守之功加爵邑。韓守英後調任并、代都鈐轄，一直留在西邊。至於衛紹欽在真宗親征時，受命為車駕前後行宮四面都巡檢，到達澶州後，又奉命領扈駕兵守河橋。

旁觀者清：天書封禪鬧劇中的藍繼宗

真宗統治的後半期，即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乾興元年(1022)的十五年間，真宗君臣均自欺欺人地陷入所謂東封西祀的天書鬧劇活動。被宋人視為奸惡小人的「五鬼」王欽若、丁謂(966–1037)、陳彭年(961–1017)、林特及內臣劉承珪固然大力推動天書鬧劇，³⁴就是宋人視為正人君子的寇準、王旦也只能附和真宗胡鬧。藍繼宗等一眾內臣，在天書封禪的各樣典禮中，除了奉詔當差外，也將群臣各式各樣的投機咀臉看在眼里。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所謂天書降於內廷，即展開真宗十多年天書封禪鬧劇的序幕。四月初一，真宗君臣作態一番後，即決定前往泰山封禪。總領內臣的宣政使李神福，即負責相度行營道路。十六日，真宗為了供奉天書，下令在皇城西北的天波門外建造昭應宮，親信皇城使劉承珪負責監督這樁差役，而藍繼宗以入內副都知之職做劉的副手。³⁵真宗往泰山封禪，神聖的天書當然要伴隨，拍馬逢迎的臣下於是上言「天書出京日，創新几褥置玉輅中，備儀仗導從，七百五十人前後部鼓吹，中使二員夾侍，仍命官充使」。結果五月二十九日，真宗又命宰相王旦為天書儀仗使，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參政趙安仁(958–1018)為副使，三司使丁謂為扶持使，藍繼宗為扶持都監。至於扶持天書的兩員內臣，就選上了入內高品周懷政(979?–1020)和入內高班內品皇甫繼明(?–1047)。³⁶

這回泰山封禪，於十一月二十日以真宗返回京師告終。十二月十五日開始，真宗給群臣加官晉爵，特別將內臣之首的李神福自宣政使、恩州團練使擢宣慶使領昭州防禦使。本來宣政使是內臣領使之極，真宗特別設宣慶使一職來酬庸封禪有功的李神福。藍繼宗大概也是在這時遷供備庫使，進入諸司正使的行列。不過，翌年(1009)二月初四，因內臣范守遜四人申訴入內都知李神祐等賞罰不公，真宗大怒，將入內都知李神祐、石知顥及副都知張景宗、藍繼宗等四員入內內侍省最高職位的內臣罷職。十六日，入內副都知鄧永遷補授入內都知，另平宜州(今廣西宜州市)叛軍有功的東染院使張繼能(957–1021)擢入內副都知。³⁷

³⁴ 「五鬼」的說法，始於王曾回奏仁宗在天聖七年三月之詢問。仁宗對輔臣說：「王欽若久在政府，察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回奏說：「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號五鬼，其姦邪險詖之跡，誠如聖諭。」仁宗金口所批，從此宋人都稱他們五人為「五鬼」。參見《長編》，卷一〇七，天聖七年三月戊寅條，頁2503。

³⁵ 《長編》，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條，頁1518–19；四月辛卯、丙午、戊午條，頁1530–34，1536–37。

³⁶ 同上注，卷六九，大中祥符元年五月癸未條，頁1546；《宋會要輯稿》，〈瑞異一之三十一、三十二〉、〈禮二十二之十〉。

³⁷ 《長編》，卷七〇，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丁丑條，頁1577；十二月辛丑、癸卯、甲辰條，頁1580–81；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寅條，頁1593；《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十六

[下轉頁12]

不過在四月十四日，藍繼宗便被起用修建耗費多、規模宏大的昭應宮。一力促成其事的三司使丁謂為修昭應宮使，翰林學士李宗諤（965–1013）為同修宮使，皇城使劉承珪為副使，至於藍繼宗仍以供備庫使任都監之職。³⁸

十二月，遼國母承天蕭太后（953–1009）病逝。翌年（大中祥符三年，1010）正月，遼國相韓德讓（？–1010）相繼離世。真宗君臣以遼聖宗（982–1031在位）懦弱，不足為患，就展開祀汾陰（后土所在，今山西運城市萬榮縣榮河鎮西南廟前村北古城）的活動。參與其事的官員中，藍繼宗再榜上有名。³⁹八月初二，真宗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為祀汾陰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李宗諤副之。陳權判汾陰所在的河中府（今山西運城市永濟市西），李權同知府事。樞密直學士戚綸（954–1021）與昭宣使劉承珪為計度轉運使。後來戚出知杭州（今浙江杭州市），由龍圖閣待制王曙（963–1034）代其職。藍繼宗仍以供備庫使，與在澶淵之盟後備受真宗寵信的客省使曹利用（971–1029），以及真宗親信、位在藍繼宗之上的西京左藏庫使張景宗一同負責修建行宮和道路。這趟差使只有劉承珪和藍繼宗是留用的舊人。順帶一提，地位最高的內臣宣慶使、昭州防禦使勾當皇城司李神福於是年四月病逝，入內都知昭宣使秦翰、昭宣使領城州團練使內侍省左右班都都知張崇貴、昭宣使、鄜延路都鈐轄韓守英，以及昭宣使劉承珪成為內臣之首。⁴⁰

〔上接頁11〕

之五）；《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李神祐、張繼能〉，頁13607，13623。當時李神祐官南作坊使，石知顛官內園使，張景宗官西京左藏庫使，藍繼宗官供備庫使。他們都勒令守本官罷都知職，眾人中以藍的官位最低。張景宗是真宗藩邸舊人，故陞遷高於藍繼宗。李神祐被解職後，後來掌御廚七年，大概在大中祥符六年卒，再沒有復內侍省及入內侍省的都知。關於大中祥符元年宋廷高級內臣的位序，《宋史·宦者傳一·李神福》有一節記述：「大中祥符初，天書降夕，〔李〕神福與劉承珪、鄧永遷、李神祐、石知顛、張景宗、藍繼宗同直禁中，賜以器幣、緡錢。京師酺會，又令神福與白文肇、閻承翰典之。」可證藍繼宗在內臣的地位，大概在第十一位。除了這一節所述京中比他高的六人外，在外的內臣地位在他之上的尚有衛紹欽、秦翰、韓守英和張崇貴四人。參見《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李神福〉，頁13606。

³⁸ 《長編》，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己亥條，頁1602。《長編》這條將藍繼宗訛寫為藍繼「忠」。

³⁹ 《長編》，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癸卯條，頁1645–46；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正月丁巳條，頁1650。

⁴⁰ 同上注，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七月丙申條，頁1681；八月戊申、乙丑條，頁1682，1686。附帶一提，在太宗朝與藍繼宗有一段淵源的戶部尚書溫仲舒，投閒多年後，在這年七月丙申（十九）病逝。劉承珪在大中祥符元年即以議封禪泰山，而掌發運使得以遷昭宣使領長州防禦使。至於張崇貴早在景德三年十月，即自六宅使、獎州刺史、內侍省右班都知擢為皇城使、誠州團練使、內侍省左右班都知。擔任涇原路都鈐轄的秦翰，亦早在景德三年十一月自宮苑使、恩州刺史拜皇城使、入內侍省都知。至於原昭宣使衛紹

〔下轉頁13〕

年底，真宗西祀汾陰準備就緒。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命簽署樞密院事馬知節(955–1019)為行宮都部署。另一方面，他留下親信內臣昭宣使劉承珪管勾皇城大內公事，另任入內副都知張繼能掌大內兼舊城內巡檢鈐轄。真宗君臣西祀汾陰鬧劇的事，龍圖閣待制孫奭(962–1033)終於忍受不了。是月，他以歲早和京師近郡穀價暴貴為由，上言真宗批評東封西祀的不妥和天書的無稽。他的敢言震動朝野，大概以此之故，藍繼宗後來將他所聽聞的此事原委，告訴兒子藍元震，而由司馬光紀錄下來。⁴¹

真宗東封西祀的興頭正高，自然不會接受孫奭的勸諫。他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二十三日，帶同天書往祀汾陰，直至四月初一才返回京師，完成他的西祀大典。在這次西祀汾陰的差使中，藍繼宗和上回東封泰山一樣，除了負責修治行宮和道路外，又擔任天書扶持都監之職。真宗事後大賞群臣，藍也自供備庫使遷三資為東染院使。⁴²值得一提的是，藍繼宗的前輩、久在西邊招撫李德明有功的昭宣使張崇貴在這年六月延州(今陝西延安市)任上逝世，真宗優贈他豐州觀察使。⁴³

真宗才西祀汾陰畢，九月二十一日，又命刑部尚書向敏中為首的眾大臣為四嶽奉冊使，故意命反對天書的孫奭為東嶽奉冊副使。藍繼宗因為要趕修玉清昭應宮，不用出差。十月二十九日，真宗慰勞修建昭應宮的臣下，詔丁謂、李宗諤、劉承珪及藍繼宗等四人檢視昭應宮的內殿功德以及御書，然後賜宴丁、李二人，另賜劉、藍二人在別廳酒食。這回藍繼宗又沾了天書的光。⁴⁴

真宗君臣對於以天書為中心的神道設教把戲樂此不疲，主意層出不窮。大中祥符五年十月，真宗又稱夢見所謂趙宋王室始祖「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並再授給他天書。真宗召輔臣至延恩殿，觀看所謂天尊降臨之所。時任修玉清昭應宮都監的

〔上接頁12〕

欽，大概在景德四年或大中祥符元年卒。參見《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李神福、劉承規、秦翰、張崇貴、衛紹欽〉，頁13606，13609，13612，13613，13624；卷四六七〈宦者傳二·韓守英〉，頁13632；《宋會要輯稿》，〈禮一之二、三〉、〈禮二十八之七十九〉、〈儀制十三之四〉；《長編》，卷六四，景德三年十月庚午、丁巳條，頁1428–29；十一月乙卯條，頁1434；卷六五，景德四年三月壬寅條，頁1447；五月癸丑條，頁1457。

⁴¹ 《長編》，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卯、癸酉條，頁1698–1702；《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張繼能〉，頁13623。另參見注2。

⁴² 《長編》，卷七五，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丁酉條、四月甲辰、甲子、丙寅條，頁1708，1718，1720；《宋史》，卷一〇四〈禮志七〉，頁2534–35；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3。

⁴³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張崇貴〉，頁13619；《長編》，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六月甲子條，頁1727；《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三之四、五〉。《宋史》及《宋會要輯稿》以張崇貴卒於四年八月，《長編》繫於六月甲子，現從《長編》。

⁴⁴ 《長編》，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九月辛卯條，頁1726；十月戊辰條，頁1738。

藍繼宗，這次又第一時間與李宗諤和劉承珪瞻仰天尊的「聖蹟」，也算得上是聖眷方隆了。當然天書是真是假，他心中有數。⁴⁵天書再降，真宗於閏十月初三命首相王旦等宰執五人為躬謝太廟大禮使，開展一連串祀奉「聖祖」（即司命天尊）的活動。⁴⁶真宗照例給文武百官加官晉爵，真宗所寵信的內臣，修建昭應宮有勞的宣政使、應州觀察使劉承珪，特置景福殿使以授，另遷新州觀察使，仍領修玉清昭應宮副使。作為劉承珪副手的藍繼宗，大概也在此時領會州刺史，進崇儀使。當劉承珪在家養病時，藍繼宗除了協助劉承珪修建昭應宮外，也勾當皇城司，分擔劉的工作。⁴⁷十二月二十四日，真宗寵愛的德妃劉氏（1022–1033攝政）冊為皇后。誰都看得出，野心勃勃的劉皇后，將會成為權力的中心。

大中祥符六年（1013）上半年沒有天書封禪的活動，只有在三月由昭應宮正副使丁謂、李宗諤往建安軍（即真州，今江蘇揚州市儀徵市）奉迎所鑄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這回藍繼宗不用出使。因劉承珪多病，內臣中執事的是內園使內侍省左班都知閻承翰和昭宣使韓守英。這年三月，真宗作〈內侍箴〉賜閻承翰等。真宗在這篇箴言，說出了他要內臣安分守己的話：

內懷中祇謹，乃可事君，其或輕率，必當陷刑辟而失身。苟能靖專，無或放佚，朕之望也。監治軍戎，唯在甘苦一同，臨蒞之務兼濟。奉使於外，本自無威，苟假朝廷之威，人之奉爾，蓋為朝廷。或不矜伐，掌守禮度，不自專輒，常稟法制，則外人見，仍加欽重。復命入對，勿希旨，勿附辨，但存公平之道，常持正直。節儉忠直，不為奢侈之事，切思遲遲。爾有勤勞，國家必以官報爾，不求自至也。⁴⁸

⁴⁵ 同上注，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條，頁1797–98。

⁴⁶ 同上注，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丁卯至乙亥條，頁1799–1801。

⁴⁷ 同上注，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丙午條，頁1804–5；十二月甲子條，頁1806–7；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丙申條，頁1839；《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劉承規〉，頁13609；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3。劉承珪大中祥符四年四月西祀禮成後拜宣政使領應州觀察使，祥符五年以疾求致仕。他的死黨、參政修昭應宮使丁謂請真宗挽留，於是真宗特置景福殿使一職以授，班在客省使上。劉所領的五嶽觀、內藏庫和皇城司，真宗仍命他管勾，其他兼職就由別人代領。實際上皇城司的常務，止印日內藏庫有創制，真宗才與他商量，讓他在家養病。劉承珪又請納還觀察使月俸。真宗詔許，又定景福殿使俸如內客省使，而給予實錢，還親自作歌賜之。劉承珪是北宋第一個獲授景福殿使的內臣。

⁴⁸ 《長編》，卷八〇，大中祥符六年三月甲辰、乙卯條，頁1820–21；六月辛巳條，頁1831；《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十六之八〉；《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閻承翰〉，頁13611。真宗所撰之〈內侍箴〉見《玉海》卷三一，收入《全宋文》，第七冊（1990年），卷二六二〈宋真宗五十一·內侍箴〉，頁129。真宗賜箴，《會要》繫於大中祥符六年二月。又韓守英於是年六月與翰林學士王曾勾當三班院。

對真宗這番告誡，藍繼宗自然心領神會。在眾多內臣中，他不像張景宗那樣是真宗的藩邸舊人，也不像劉承珪那樣勞績卓著，深得真宗信任，而且有王欽若一伙奧援。他也不像秦翰、張崇貴以至衛紹欽、韓守英、閻承翰等有顯赫的軍功。他惟有安分守己，奉公當差，循資而上。《長編》和《宋史》本傳稱他「事四朝，謙謹自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即亟歸，同列或留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卉，弄游魚為樂爾。』」⁴⁹

七月，總領內臣的景福殿使劉承珪卒。當他病篤求罷時，曾使人向真宗請求授節度使。真宗徵求首相王旦的意見，王旦反對，最後真宗改授他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左驍衛上將軍致仕。他病卒後，才追贈他鎮江軍節度使，諡曰忠肅。王旦反對授將死的劉承珪為節度使，除了以祖宗之制所無為理由外，相信是他內心對這個權重一時的內臣不滿的反映。雖然劉承珪對真宗忠心耿耿，任事勤奮，勞績卓著，但他性沈毅，「尤好伺察，人多畏之」。當他奉真宗之命修祠祀，飾宮觀，特別是玉清昭應宮時，他伙同丁謂等人，極為耗費地營建，因其權勢而「有司不敢計其費」。王旦看在眼裏，雖感不滿，但礙於真宗的面子，不能說甚麼，最後只能在授官事上報復這個權閹。⁵⁰

劉承珪死後，他遺下的修玉清昭應宮副使由丁謂的死黨、權三司使林特接任，藍繼宗就在丁、林二人下繼續修建工程浩大的昭應宮。林特是巧宦一名，「勤於吏職，善承上接下，每見宮使丁謂必拜，一日三見，亦三拜之。與吏卒語，煦煦惟恐傷人」，作風與前任「人皆畏之」的劉承珪很不同。結果「人皆盡力，事無不集」。⁵¹

七月二十七日，真宗又接受一大班拍馬奉迎的文武群臣建議，在八月初一下詔第二年春天往亳州（今安徽亳州市）拜謁太清宮。丁謂及其死黨翰林學士陳彭年分別擔任奉祀經度制置使和副使，儀注一如祀汾陰，真宗這回又要勞師動眾了。⁵²

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十五日，真宗再次奉天書從開封出發往亳州祀太清宮，二月十日返京。途中經過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市），真宗詔陞之為南京。這次南巡，藍繼宗沒有隨行，天書扶持都監改由入內副都知張繼能擔任。藍繼宗以崇儀使

⁴⁹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2；《長編》，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十二月己卯條，頁2709。

⁵⁰ 《長編》，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丙申條，頁1839；《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三之一〉；《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劉承規〉，頁13609-10。劉承珪病篤時，真宗取道家的方法，替他改名為「承規」，希望能教他病愈。玉清昭應宮建成後，真宗又追念前功，追贈他侍中。

⁵¹ 《長編》，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丙申條，頁1840。

⁵² 同上注，大中祥符六年七月甲巳條、八月庚申朔條，頁1843-44；《宋史》，卷一〇四〈禮志四〉，頁2537。

之職，奉命與內侍都知閻承翰管勾留司大內公事，兼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並勾當三班院。⁵³

五月十六日，真宗令模刻天書奉安於玉清昭應宮，王旦、王欽若分領天書刻玉使及同刻玉使，丁謂任副使，趙安仁與陳彭年為同刻玉副使。藍繼宗意外地沒有差事，而由資歷比他淺、開始受真宗信任的入內押班周懷政任天書刻玉都監。⁵⁴

六月二十七日，天書的始作俑者王欽若因與樞密副使馬知節爭執，真宗盛怒之下，將二人以及另一樞密使陳堯叟罷職，並接受王旦建議，復用王欽若的政敵寇準為樞密使，另以王嗣宗及曹利用為副使。⁵⁵八月十一日，真宗下令在衮州（今山東衮州市）修景靈宮，以次相向敏中為景靈宮使，丁謂與林特為修景靈宮使及副使，藍繼宗又再被委為都監。⁵⁶

十月十一日，修建了足七年的玉清昭應宮終於落成，真宗下令全國大宴慶祝，又封賞有功臣僚。十一月初七，藍繼宗以功遷洛苑使、高州團練使，丁謂則加工部尚書，林特真除三司使。丁謂並充玉清昭應宮副使，而真宗寵信的內臣內殿承制、入內押班周懷政，與藍繼宗並充都監。⁵⁷

十一月，入內內侍省兩員都知，皇城使、恩州團練使入內都知鄧永遷及南作坊使、獎州團練使入內都知閻承翰先後逝世，昭宣使、平州團練使秦翰成為領省的惟一都知。⁵⁸內臣老輩一個一個的離世，比藍繼宗資歷稍高或相等的，還有韓守英、張景宗、石知顥及張繼能等數人。年輕的周懷政則步步高陞，有後來居上之勢。大中

⁵³ 《長編》，卷八二，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壬寅至二月辛酉條，頁1862-65；《宋史》，卷一〇四〈禮志四〉，頁2557-58；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3；《宋會要輯稿》，〈禮五十一之四〉。入內押班周懷政與內殿崇班周文質，同時被任命為同管勾大內公事。至於隨真宗前往的內臣，有入內都都知秦翰、都知鄧永遷、洛苑使張景宗及內侍右班副都知竇神寶。

⁵⁴ 《長編》，卷八二，大中祥符七年五月乙未條，頁1875；《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周懷政〉，頁13614-15。周懷政在劉承規卒後，擢為內殿崇班入內押班，並勾當皇城司。他的地位尚低於藍繼宗，但已與藍一樣擔任勾當皇城司的要職。到真宗朝謁亳州太清宮，他又與內侍都知閻承翰等同管勾大內事。他一下子成為內臣的明日之星。

⁵⁵ 《長編》，卷八二，大中祥符七年六月癸酉至乙亥條，頁1881-83；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七月甲辰條，頁1889。

⁵⁶ 同上注，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八月甲寅、丙辰、甲子條，頁1890；《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張繼能〉，頁13623。入內副都知張繼能早於是年初以疾求解職，真宗不允，只將他外放為涇原路鈐轄，八月改鄜延路鈐轄，故他未獲任修景靈宮都監。

⁵⁷ 《長編》，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十月甲子至丙寅條，頁1899；十一月己丑、己酉條，頁1901-3；《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3。

⁵⁸ 《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三之五〉；《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閻承翰、秦翰〉，頁13612-14；《長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申條，頁1927。

祥符八年正月，周懷政擢如京副使，又負責刊刻玉皇聖號冊文。⁵⁹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樞密使寇準攻擊深受真宗寵信的三司使林特不成，反而惹得真宗討厭，再遭罷職。真宗復用王欽若與陳堯叟為樞密使。六月，真宗又委派藍繼宗料理亡妻章懷潘皇后(968-989)外家的家資財產分配，務求潘家族人都得到均濟。⁶⁰ 藍繼宗傷感的是，一個月後，即閏六月二十日，戰功卓著而正直的入內都知秦翰暴卒，朝內宮內正直的人頓有凋零之感。⁶¹

藍繼宗一向謙謹自持，對於權傾一時的王欽若、丁謂、林特一伙敬而遠之，沒有顯露一點不同的意見。不過在七月，藍繼宗卻兩度與丁謂、林特等交鋒。第一次是關於三司與在京諸司庫務的職權問題。本來依舊制，庫務司就是三司使都不得知其總數。丁謂擔任三司使後，上言凡於計度須得見實數，故真宗許他過問，惟得由他親自書寫取閱狀，始得索取實封收掌數字，三司副使以下，均不得預聞。丁謂等並指責諸司庫務的使臣在提供數字上程序不當。真宗即在閏六月下詔嚴旨申戒。身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官的藍繼宗，在七月因應此詔，作出回應。他上言：「準詔，每到庫務點檢不便事件，合行條約改，並與三司同議以聞，自後皆依詔施行，切緣有至不便事，及三司元規畫不當，失於拘檢，官物者更難與三司議。望許臣等上殿敷奏，若常程不便，事即與三司同議。」真宗接受他的建議，這回他打勝了一仗。另外，他又上言都監院現為提舉庫務都大提點倉場所提轄，他請求併歸一處。真宗也接納他的意見，令都監院由提舉庫務司管轄。⁶² 第二次交鋒，是在同月底，藍以提舉諸司庫務的身份，向真宗進言，反對由丁謂和林特主導的茶法改革的博易新法，屢

⁵⁹ 《長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正月丁酉至戊戌條，頁1914；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閏七月庚戌條，頁1940。石知顯在祥符八年閏七月，以莊宅使長州刺史都大管勾親王諸宮事，他與藍繼宗的地位相當。

⁶⁰ 《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十二之十二〉；《長編》，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六月壬午條，頁1943；《宋史》，卷二四二〈后妃傳上·真宗章懷潘皇后〉，頁8611。潘皇后是太祖功臣潘美第八女，真宗為韓王時初娶之妻子，她在端拱二年五月卒，真宗繼位後追冊為皇后。早在景德年間，當潘美子潘惟正卒時，真宗即詔內臣劉承珪等掌其家財，令贍給潘氏諸房，凡吉凶慶弔，悉令條列。於是十餘年中尚有餘羨，其後盡以物產給付其家，惟不許他們出賣家宅田地。是年六月，潘美的孫衛尉寺丞潘宗上言，請求以京中潘氏擁有的邸舍田園所得之利，均分其族人。因原來負責此事的劉承珪已於大中祥符六年卒，真宗改派藍繼宗料理其事，並命入內副都知張景宗同勾當長公主宅及郡縣主諸院公事。

⁶¹ 《長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條，頁1922-25；閏六月戊戌條，頁1939；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八月壬午條，頁1943。

⁶² 《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十七之四十三〉。提舉在京諸司庫司設於真宗景德二年，迄神宗熙寧八年(1076)，用以統轄在京諸司庫務的大小事務，在劃一制度、減少弊端方面頗有成效。關於北宋的在京諸司庫務的管轄範圍、提舉諸司庫務司的職權變化及其作用，以及它與三司的權力關係，可參閱李偉國：〈論北宋的提舉諸司庫務司〉，原載《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3期，收入所著《宋代財政與文獻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下轉頁18〕

言其非便。丁謂反駁他的質疑，向真宗表示願與藍繼宗答辯。真宗於是召藍繼宗與丁謂對質，藍入對，丁謂「詢其始末」，藍「悉不能對」。丁謂第二天向真宗回奏後，真宗就沒有否決實行博易法。真宗倒沒有為此事懷疑藍繼宗的忠誠，同年十二月，仍委藍繼宗負責將三司所蓄的炭十萬秤，減價出售以濟貧民。因為藍繼宗廉潔奉公，以往蓄新炭之家無以坐致厚利，而小民就得以獲益。藍繼宗這差使，倒是令丁謂等三司官員得不到便宜了。對於先前茶法改革的爭議，藍繼宗仍鏗而不舍，大概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他再以榷貨務去年引錢收一百五十萬緡，比新額虧少十萬緡為由，再次反對新茶法，但丁謂反駁，加上王旦的支持，最終真宗仍採納丁的意見。⁶³

丁、林所推行的茶法改革，好壞一時尚難定論。問題是為何一向謙謹、與人無過節的藍繼宗忽然發難，向正受真宗寵信的丁、林二人質詢他們精通的業務？本文不具名的審稿人認為這很可能是出於他對丁謂等干預其主管的庫務司事務發泄不滿。此論固是；不過，我以為這也是藍繼宗對丁謂等人自天書封禪鬧劇開始以來的行徑所作的間接抗議，雖然，他明知無法搖撼真宗對丁、林等人的寵信。

對丁謂等人行徑的抗議，在這一年，先有寇準四月如轟雷似的狂擊林特，可惜他低估了林特的力量，而又不懂得與王旦合作，結果以被罷告終。然後是藍繼宗以茶法之弊作為突破口以搖撼丁、林二人，可惜藍在茶法業務上不如丁謂精通，又得不到王旦支持。最後是這年八月初六，寇準生平知己、深受真宗尊重的治蜀名臣知陳州(今河南周口市淮陽縣)張詠臨終進言。可惜的是，雖然張詠說出大快人心的話，指責「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但絲毫改變不了真宗的決心，林特照樣陞官。在張詠進遺奏的十多天後，真宗又加林特戶部侍郎、同玉清昭應宮副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⁶⁴

藍繼宗一直都被委派與天書封禪有關的差使，張詠所痛言的地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藍繼宗與劉承珪不同之處，是他沒有與王欽若一伙朋比為姦，本傳說他「退

〔上接頁17〕

43-61。李文也指出提舉司初創時，由朝臣戚綸及內臣劉承珪任提舉司長官，劉死後由藍繼宗接其任提舉官，是「宦官中地位極高的人物」。提舉官可以過問在內庫務事務，這是與三司有別的。

⁶³ 《長編》，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七月乙亥條，八月戊寅條，頁1942-43；卷八六，大中祥符九年二月庚辰條，頁1971；《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十六之十二〉、〈食貨三十七之七〉。關於丁謂及林特二人主導的茶法改革及其得失優劣，近期的研究，可參閱黃純艷：〈論北宋林特茶法改革〉，《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頁18-24；虞文霞：〈丁謂與真宗時期的茶法改革〉，《農業考古》2001年第2期，頁261-65。

⁶⁴ 《長編》，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八月癸未、乙未條，頁1944，1946。

朝即亟歸」，同列留他，就說要回家種花養魚。只怕這是他避開與同列（特別是與他共事的丁謂與林特）的藉口。他對丁、林主導的茶法改革，不理同列之誼，向真宗檢舉。以他的世故，本來不應做這注定徒勞無功反會招禍之事。他這樣做，大概除了不滿丁、林二人以此斂財外，也是對他們推動天書封禪、造宮觀之惡的抗議。

大中祥符九年二月十七日，位於袁州的景靈宮及太極觀落成，真宗命修景靈宮副使林特往二處設醮。真宗嘉獎以入內押班周懷政為首的監修內臣，並賜工卒緡錢。十九日，真宗在京師元符觀南修築資善堂，作為壽春郡王（即仁宗）就學之處。周懷政被委為都監，入內供奉官楊懷玉為仁宗伴讀。比藍繼宗年輕近二十歲的周懷政成為內臣中炙手可熱的人物，半年後還取代藍擔任玉清昭應宮都監。⁶⁵

這次藍繼宗不但沒有被委以重任，還在四月初六，因九年前所修的章穆郭皇后陵的隧道現時墊陷，被責降為如京使。不過，翌月他又以景靈宮修成，以修宮都監之功，復遷官為南作坊使。⁶⁶

真宗是月又命王旦等為恭上寶冊南郊恭謝大禮使，準備不久舉行南郊大典，另又謁景靈宮，大宴從臣。真宗本來是高高興興的，誰料六月京師發生蝗災，大掃真宗的興頭。雖然一意奉迎真宗的佞臣如河北轉運使李仕衡（959–1032）及知陳州馮拯都虛報蝗災不大，但發生在天子腳下的偌大蝗災，卻是紙包不了火，隱瞞不了。甚麼太平盛世，天書聖祖保佑，都不過是自欺欺人的笑話。⁶⁷

從八月十五日開始，宋廷的中樞人事連續發生變化，首先是樞密使陳堯叟以疾求罷，真宗命其出判河陽（即孟州，今河南焦作市孟州市）。然後是參政丁謂在九月初三自請罷知昇州（今江蘇南京市）。因補二人之缺，真宗在同月丙午（初五），任翰

⁶⁵ 同上注，卷八六，大中祥符九年二月壬辰至甲午條，頁1973；卷八七，大中祥符九年八月丙子條，頁2003；《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周懷政〉，頁13615。周懷政稍後自如京副使超擢為崇儀使。八月丙子（初五），周懷政任昭應宮都監，西京左藏庫副使帶御器械王承勛為同都監，周懷政之弟供備庫副使周懷信任景靈宮都監，另一員內臣、東染院使鄧守恩（974–1021）為會靈觀都監。

⁶⁶ 《長編》，卷八六，大中祥符九年四月己卯條，頁1981；卷八七，大中祥符九年五月庚申、丁卯條，頁1991，1993；八月丁酉條，頁2007；《宋會要輯稿》，〈禮三十七之三十一〉；《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991。藍繼宗原官洛苑使，是諸司正使西班第四階第二資，如京使是第四階第三資，藍繼宗只是降一資，算是薄責。曾經參與修陵的入內副都知張繼能是在年八月，自東染院使降一資為西染院使。至於藍繼宗所擢之南作坊使，屬第三階第一資，藍繼宗比任洛苑使時陞了六資。五月丁卯（二十四），真宗以修宮觀之勞，擢北作坊使李溥為宮苑使，另擢陞其他有關臣僚。疑藍繼宗也在此時受賞遷南作坊使。

⁶⁷ 《長編》，卷八七，大中祥符九年五月乙丑至丙寅條，頁1992；六月甲申、癸巳、丁酉條，頁1995–97；七月辛亥至癸丑條、乙卯至丙寅條，頁1998–2001。

林學士陳彭年、王曾(978–1038)，以及權御史中丞張知白(?–1028)並為參知政事，而以樞密直學士任中正(?–1026)為樞密副使。⁶⁸陳堯叟與丁謂都是積極推動天書封禪的人，他們罷職後，雖然死黨陳彭年繼任參政，但新擢為執政的其他三人都屬王旦集團。而且十月，導演當年所謂司命真君聖祖降臨的術士王中正去世，對於真宗天書夢的覺醒本來是一好機會。⁶⁹可惜十一月王欽若借故牽起大獄，將主張罷天下醮設節省經費以充國用的河西軍節度使、知許州(今河南許昌市)石普(961–1035)拿京問罪，由知雜御史呂夷簡(979–1044)及入內押班周懷政主審。石普被定罪，降授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房州(今湖北十堰市房縣)安置。石普得免一死，大概是王旦所救。⁷⁰

真宗翌年(1017)改元天禧，正月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王欽若任宣讀天書禮儀使。參加這次典禮的高級內臣包括入內副都知張景宗和張繼能，藍繼宗似乎沒有參與。據《宋史》本傳所載，他曾負責修繕會靈觀和祥源觀。⁷¹

王欽若的死黨陳彭年好不容易才攀上參政之位，但二月三十日就在朝見天書後暴疾而死。一個多月後的四月十二日，王欽若的老搭檔、久疾的陳堯叟亦病卒。⁷²在各種自然災害一齊發生、災情日漸嚴重的情況下，首相王旦一再請辭，終於在五月十一日，獲真宗之許罷相。次相向敏中在七月本來也請罷相，但真宗不許。八月初五，無視王旦多方反對，真宗最後仍拜他寵信的王欽若繼任首相，而向敏中則留任次相。九月初八，反對天書的參政王曾被王欽若攻倒罷職，真宗改任翰林學士李迪(971–1047)為參政。出乎王欽若意料，真宗竟復任王欽若的對頭馬知節為知樞密院事，除了曹利用和任中正留任外，又委任親王旦、寇準的樞密直學士周起(?–1028)為同知樞密院事。⁷³王欽若雖然樂見他所痛恨的王旦在九月十四日因內疾

⁶⁸ 同上注，大中祥符九年八月丙戌條，頁2005–6；卷八八，祥符九年九月甲辰、丙午條，頁2011–12。

⁶⁹ 同上注，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十月丙子條，頁2021。王中正死後，真宗贈他鎮海節度使，塑像景靈宮，命入內押班周懷政護喪。

⁷⁰ 《長編》，卷八八，大中祥符十一月戊申條，頁2027–28。

⁷¹ 同上注，卷八九，天禧元年正月丙午至壬子條，頁2036–37；卷九二，天禧二年九月甲申條，頁2127；《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竇神寶〉，頁13601；卷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3；《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三之五〉。祥源觀在天禧二年九月甲申(二十五)修成，但據《長編》，監修的內臣是西染院使鄧守恩，而非藍繼宗。另比張景宗資歷高的內臣中，原內侍右班副都知、西京左藏庫使竇神寶早在天禧元年以皇城使罷內職，並在天禧三年九月卒。

⁷² 《長編》，卷八九，天禧元年二月丁酉至己亥條，頁2046–47；四月庚辰條，頁2055。

⁷³ 同上注，天禧元年四月辛巳至丙申條，五月戊戌至丙辰條，頁2055–61；七月己未條，頁2074；八月庚午、壬申條，頁2075；九月癸卯條，頁2078–79。王欽若拜相同日，真宗的親信樞密副使張旻(?–1048)被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相信這是他反對天書之故。

神明病卒，⁷⁴但新的兩府宰執中，依附他的沒有幾個。他沒有料到的是，他最厲害的對手，竟是內臣中的大紅人周懷政。⁷⁵

相比之下，藍繼宗沒有像周懷政那樣「日侍內廷，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眾」，只是做好份內的工作，而且小心避嫌。他過去擔任勾當皇城司時，一直將家屬安頓在皇城司內，後來為免別人說話，將家屬徙居外舍。天禧二年二月，藍繼宗以勾當皇城司的身份上言，請與同為勾當皇城司的周懷政，以及馬軍都虞候劉美（962–1021）輪宿於皇城司本司內。不過，真宗下詔命他從今以後只居於本司內，不用徙居外舍。有了真宗的旨意，他就可免別人，特別是周懷政的閒話。⁷⁶天禧二年四月初六，藍繼宗又以提舉諸司庫務的身份上言，指出諸司官健本額是47,966人，現在所管的是36,388人。他現挑選得23,921人繼續充役，請將2,954人停役，另513人減衣糴之半。從他盡量節省朝廷錢糧開支的做法，我們可以推知，他對於王欽若之輩，假借天書封禪虛耗國庫民力的行徑，是不會苟同的。⁷⁷

八月二十日，真宗冊立仁宗為太子，任參政李迪為太子賓客，又擢陞周懷政為左驥驥使、入內副都知兼管勾左右春坊事，周懷政頓時成為太子的大管家。這時周懷政的權勢，就好像太宗晚年的王繼恩一樣。周性識平庸，卻酷信妖妄，結果給後來偽造天書的朱能（？–1020）迷惑，援引他至御藥使、階州刺史。周懷政又貪婪成性，常將中外帑幣擅取入其家。考藍繼宗在《涑水記聞》的「朱能得天書」條，曾記述當日朱能偽造天書的妖妄。從各方面去看，藍繼宗與周懷政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人，而他很可能就是周得勢後，「同列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的人。⁷⁸

⁷⁴ 《長編》，卷九〇，天禧元年九月己酉條，頁2080–81。

⁷⁵ 周懷政在天禧元年正月大禮中，又任修奉寶冊都監，加領長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位在藍繼宗的南作坊使之上。參見《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周懷政〉，頁13615。

⁷⁶ 《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十四之二十一〉。

⁷⁷ 《長編》，卷九一，天禧二年四月己巳條，頁2107；《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十七之四十四〉。

⁷⁸ 《長編》，卷九一，天禧二年閏四月癸卯條，頁2110；卷九二，天禧二年六月乙未條，頁2118；八月丁酉、甲辰、乙巳、庚戌、乙卯條，頁2121–24；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條，頁2141–42；《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周懷政、張繼能、石知顛〉，頁13615，13623–24，13626；《涑水記聞》，卷六，頁113。是年閏四月癸卯，知樞密院事馬知節以足疾罷。六月乙未，真宗以曹利用繼任知院事。除了藍繼宗外，在八月乙卯（二十六）被罷入內副都知，出為邠寧環慶路鈐轄的張繼能，亦有可能是周懷政所排的「同列」。按張繼能與太子左庶子樂黃目（966–1021）同時被責，他們都被真宗親信群牧副使楊崇勳（976–1045）告發。楊與周原來是一伙，二人為周所排的機會頗大。張繼能後來自陳不願外任，真宗乃委他掌瑞聖園，其後再掌領往來國信所。他在天禧三年，復為西京左藏庫使，後任為內侍右班副都知。不久，再遷崇儀使，但他以衰老求解職，乃轉內園使，掌瓊林苑。筆者懷疑張繼能一直被周懷政排擠，乃借故退居閒職。附帶一提，另一員資深的內〔下轉頁22〕

十二月十三日，王欽若逼走了與他不合的參政張知白，但對頭寇準的女婿、樞密直學士王曙，早在十月十三日從益州（今四川成都市）回朝，任太子賓客。⁷⁹在權力的平衡上王並不佔有太多的優勢。最致命的地方，是他弄虛作怪的造天書本領，已被周懷政所親信的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巡檢朱能後來居上。朱能在終南山偽造天書，並且打動了一輩子不信天書的知永興軍寇準。天禧三年三月底，為了回朝重掌權力，寇準做了一生最為錯誤的政治賭博。為了重獲真宗的歡心，在周懷政及朱能的策動下，他從永興軍上奏，稱天書降於永興軍所屬的乾祐山中。雖然盡人皆知所謂乾祐天書的妖妄，但精神上已有問題的真宗卻深信不疑，且在四月初四，下令備儀仗至瓊林苑迎導天書入大內。另外，他在同月十二日重召寇準和與王欽若鬧翻的丁謂回朝。不過，在五月初三，劉皇后已急不及待將她的親信夏守恩（?-1037）和劉美擢為殿前都虞候和馬軍都虞候，牢牢地掌握禁軍。⁸⁰寇準和王欽若固然不是她的對手，遑論自以為大權在手的小小內臣周懷政。

六月初九，早已失寵的王欽若因受賂事發，加上受到周懷政的攻擊，被罷相出判杭州。十三日，回朝的寇準和丁謂分別拜相及參政。寇準所厭惡的林特，卻受丁謂之薦，陞任尚書左丞，寵信不衰。⁸¹

七月初七，皇宮發生一件翰林司藥童挾刀入本署，殺死另一藥童的事故。有關司署的臣僚都受到降職處分，其中內臣中地位最高的勾當翰林司、入內都知、宮苑使張景宗，被責降為左騏驎使，真宗藩邸舊人的皇城使王遵度降為翰林使，明德李皇后親姪李昭慶（即李昭亮，?-1063）自崇儀使降為西京左藏庫使。另外勾當皇城司的三名內臣鄧守恩、周懷政及藍繼宗並罰金，充職如故。藍繼宗排名尚在周懷政之後。十三日，真宗下詔在十一月十九日舉行南郊大典，內臣中，又是由入內副都知的周懷政任天書扶持都監。⁸²

十二月初九，真宗又以南郊大典，加恩臣下，他寵信的周懷政加英州團練使，進昭宣使。⁸³翌年（1020）正月，真宗委在西邊有功的曹瑋為簽署樞密院事，用以平衡樞密院各派的力量；但三月二十八日，首相向敏中病逝，寇準失卻一個有力的盟

〔上接頁21〕

臣石知顥，在大中祥符末年本來復掌群牧司、三班院和親王諸宮事，但在天禧二年卻被出為并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路軍馬事。他在天禧三年卒。

⁷⁹ 《長編》，卷九二，天禧二年十月壬寅條，頁2127；十二月辛丑條，頁2131。

⁸⁰ 同上注，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條、四月辛卯、己亥、己未條，頁2141-45；五月甲申條、六月戊子條，頁2148。

⁸¹ 同上注，天禧三年六月甲午條，頁2149-50；六月戊戌、丁未條，頁2152-53。

⁸² 同上注，卷九四，天禧三年七月壬戌、戊戌條，頁2160-61。

⁸³ 同上注，天禧三年十二月辛卯條，頁2173；《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周懷政〉，頁13614。

友。六月十六日，在劉皇后的支持下，丁謂、曹利用以及劉皇后的姻親翰林學士錢惟演(?-1033)合力鬥垮了寇準。支持寇準復相的周懷政在后黨的打壓下，在七月二十五日墜入了劉后等人佈置的陷阱。劉皇后親信楊崇勳首告周懷政密謀發動政變，結果周被拘捕。在后黨的樞密使曹利用主審下，周被判謀反有據而被誅，同黨朱能稍後以拒捕被殺，周父、弟及親信以及內臣多人均被重責。丁謂乘機將寇準及其親信牽連在內，將他們遠貶。周懷政以為挾真宗之寵信，就可以作威作福，卻沒有記取前輩王繼恩的教訓，以一員內臣介入宮廷權力鬥爭以及文臣黨爭，結果成為權力的犧牲品。據說其父周紹忠及弟周懷信曾力勸他安份，但他不聽，終招致殺身之禍。⁸⁴

這次大獄以寇黨一敗塗地、丁謂一黨大勝告終。周懷政被殺，入內副都知職由鄧守恩替補，昭宣使之缺則為入內都知、皇城使張景宗取得。至於太子宫都監，先由入內副都知鄧守恩繼任。到天禧五年(1021)三月，鄧病逝，四月初二，就由舉報周懷政天書妖妄事、深受劉皇后寵信的內殿崇班雷允恭(?-1022)繼任。雷允恭亦同管勾資善堂、左右春坊司事，替劉皇后監視太子宫的動靜。⁸⁵周懷政之獄藍繼宗沒有受到株連，那正因他小心謹慎，不依附權勢之故。

四月，另一名資深的內臣內園使、并代鈐轄管勾麟府路軍馬事張繼能亦病逝。在論資排輩的情況下，與他資歷相當的人或死或出外，與世無爭的藍繼宗乃得以繼任為入內都知，地位僅次於昭宣使張景宗和韓守英。五月，藍繼宗得到一份優差，以入內都知的身份被派往西夏充李德明的加恩使，得以暫時離開是非之地的宮廷。據載他抵達西夏後，李德明要和他較射。藍雖然已六十二歲，但筋力未衰，每發必

⁸⁴ 《長編》，卷九五，天禧四年正月乙丑條，頁2178；三月己亥條，頁2186；六月丙申條，頁2196-98；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甲戌、丁丑條；八月辛巳、壬寅、癸卯、甲辰、丙午條，頁2208-14；卷一一四，景祐元年三月辛酉條，頁2860。被牽連責降的內臣，除周懷政之父內殿承制周紹忠，其弟禮賓副使周懷信外，還有供奉官楊懷玉、入內供奉官譚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入內押班鄭志城、入內供奉官石承慶。被貶內臣中，鄭志誠被削官流房州而死。景祐元年三月初一，仁宗為周懷政平反，並追復鄭為入內押班，贈和州防禦使。

⁸⁵ 《長編》，卷九六，天禧四年十一月壬戌至己巳條，頁2222-25；十二月丁酉條，頁2230；卷九七，天禧五年三月壬寅條，四月丁未條，頁2244-45；卷九七，十月癸卯條，頁2255；《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三之五〉；《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鄧守恩〉，頁13628；《涑水記聞》，卷六，頁117-18。丁謂的政敵次相李迪及回朝的王欽若亦在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被丁謂以計攻倒。李迪被丁謂攻倒的事，藍元震及李子儀所傳述的一則故事曾有記載。至於張景宗則在天禧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天章閣落成遷昭宣使，並自康州團練使遷嘉州防禦使，另任都大管勾龍圖及天章閣。雷允恭亦同管勾資善堂、左右春坊司事，替劉皇后監視太子宫的動靜。

中。李德明讚嘆之餘，將他所乘的名馬相贈。這個表面愛種花養魚的內臣，原來武功深藏不露。⁸⁶

十月初六祥源觀修成，真宗以勞擢陞昭宣使、入內都知、管勾祥源觀事張景宗為宣政使，雷允恭和劉承珪之子劉從愿為內殿承制，另擢昭宣使韓守英為宣慶使（按宣慶使位在宣政使上）。雷允恭仗恃劉皇后的寵信，開始邀權侵利。他原屬入內內侍省，在藍繼宗管轄之下，但他已目中無人，儼然另一個周懷政。⁸⁷

翌年（1022）正月真宗改元乾興，當人人都以為真宗久病的身體有好轉時，二月十九日，真宗卻突然逝世。⁸⁸ 隨著真宗的去世，擾攘前後十五年的天書封禪鬧劇終於結束。藍繼宗在這十五年中，作為旁觀者，可說看盡朝中群臣的炎涼百態，為了權位，不僅王欽若、丁謂之流大力迎合真宗荒唐自欺的行徑，就是被視為正人君子的寇準與王旦，也被迫妥協，只有極少數的直臣如孫奭和張詠敢上言抗爭。在藍繼宗所傳述的四則掌故，即「朱能得天書」（167條）、「孫奭諫西祀」（168條）、「王旦舉代」（173條）、「出李迪而留丁謂」，藍繼宗傳達一個鮮明的訊息：天書封禪是荒唐的，乾祐天書是假的，可惜只有一士諤諤的孫奭敢說出真話。另外，在許多人心中，包括藍繼宗自己，一向不信天書的寇準，是力挽狂瀾的希望所在。可惜，寇準晚年的作為讓多數人失望了。教人惋惜的是，老實的李迪最終鬥不過奸狡的丁謂。

九轉丹成：宋仁宗朝的藍繼宗

仁宗繼位後，以年幼由劉太后臨朝聽政。首相丁謂為了固權，甘心聽劉太后的擺佈，並勾結劉太后的寵臣雷允恭，單獨為他傳旨。丁謂獨斷專行，將其他宰執排除在外。他又進一步逼害政敵寇準和李迪，要將他們置諸死地，並將他們的同情者或親信遠貶。⁸⁹

⁸⁶ 《長編》，卷九七，天禧五年五月辛丑條，頁2247；《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張繼能〉，頁13624；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4；《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三之五〉。《宋史》藍繼宗本傳記他先遷內侍省右班都知，再遷入內都知。他遷右班都知的年月不詳。按原內侍右班副都知張繼能在天禧三年後以疾求解職，有可能由藍繼宗接他內侍省右班副都知的職務。藍再遷右班都知，最後陞任入內都知。

⁸⁷ 《長編》，卷九七，天禧五年十月戊申條，頁2255-56；《宋史》，卷一二二〈禮志二十五〉，頁2851；卷四六八〈宦者傳三·雷允恭〉，頁13654。雷允恭初為入內殿頭，因告發周懷政有功，超擢為內殿崇班充皇太子宮都監，至是以修祥源觀有勞遷內殿承制。另韓守英在乾興元年二月已為宣慶使，他當在天禧五年底或乾興元年正月初擢宣慶使。

⁸⁸ 《長編》，卷九八，乾興元年正月辛未、癸未、丁亥條，二月庚子至戊午條，頁2268-71。

⁸⁹ 同上注，乾興元年二月戊午至戊辰條，頁2271-76。本文匿名審稿人不同意筆者的看法，即丁謂為了固權，甘心聽劉太后的擺佈。並引述王瑞來的近著，提出丁謂擔任首相後，逐漸不大把劉太后放在眼中，並干涉劉太后的行動，限制內廷經費，使二人的關係變得〔下轉頁25〕

乾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劉太后任丁謂為山陵使，營造真宗陵墓，步軍副都指揮使夏守恩為山陵修奉部署，年已六十三、素有修陵經驗的藍繼宗則以入內都知、勾當皇城司任山陵按行使。本來已優遷官為入內押班、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的雷允恭並未獲委派修陵，為了可以趁機立功兼發財，雷苦苦哀求劉太后派他這個差使。劉太后也考慮他「少而寵幸，不歷外任，今官品已高，近下差遣難以使汝。若近上名目，汝不知法禁，妄有舉動，適為汝累」，但經不起他的苦求，就特命他與張景宗同管勾山陵一行事。⁹⁰

二月三十日，雷允恭來到陵區。三月十六日，藍繼宗向劉太后上奏，稱據司天監所定永安縣東北六里曰臥龍岡，堪充山陵。劉太后命雷允恭覆按以聞。判司天監邢中和卻向雷允恭建議將陵址上移百步，說該處的墓穴地形像子孫眾多的秦王廷美(947-984)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墳，若能改成那樣的陵址，就可以令仁宗和秦王一樣多子多孫。他惟一的擔心就是穴下可能有石，石下可能有地下水。少不更事又狂妄自大的雷允恭聞言大喜，馬上下令依邢所言，改變陵墓的位置。他雖然入稟劉太后，但又欺騙劉太后他已得到丁謂的同意。其實丁謂也覺得不妥，只是不敢開罪這個太后跟前最寵信的奴才，就不置可否，唯唯而已。聰明一世的丁謂，就錯在沒有阻止這個無知黃門的胡作非為。丁謂和當年寇準一樣，犯了不應該犯的錯誤，聽任無知的內臣胡攪，而給對手以千載難得的反擊機會。⁹¹

〔上接頁24〕

緊張。後來他失歡於劉太后，即肇因於此。其實王瑞來只引用了《長編》乾興元年六月癸亥條的描述，沒有進一步分析丁謂的問題，亦因該文主要談的是王欽若，故對丁謂的問題並沒有深入探究，不足為憑。有關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參閱筆者舊作〈曹利用之死〉的相關章節(該文未被王文引用)。筆者認為丁謂能打倒寇準、李迪，陞任首相，他靠的是劉太后姻家錢惟演舉薦，以及同屬太后一黨，寇李死敵的曹利用撐腰，他本身並無強固的權力基礎和主流廷臣的支持。他對這點是很清楚的，故此，他勾結劉太后寵信的內臣雷允恭，任他胡作非為，也不敢改變劉太后垂簾聽政的權力格局。他只想獨攬相權，從不敢與太后爭鋒。王瑞來的說法筆者認為值得商榷。參見王瑞來：〈佞臣如何左右皇權：以北宋「瘦相」王欽若為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8期(2008年)，頁81-122(有關丁謂與劉太后的關係，參頁115)；何冠環：〈曹利用之死〉，載所著《北宋武將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頁242-54。

⁹⁰ 《長編》，卷九八，乾興元年二月庚申條，頁2272；六月庚申條，頁2283；《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4；卷四六八〈宦者傳三·雷允恭〉，頁13655；《宋會要輯稿》，〈禮二十九之十九〉、〈禮三十七之五〉。藍繼宗在仁宗繼位後，遷左驛使、忠州防禦使。參與修永定陵的內臣計有內殿崇班李知常、入內供奉官毛昌達等人。參見樂輔國：〈永定陵修奉採石記·乾興元年八月〉，載《全宋文》，第十冊(1990年)，卷三九三，頁115-17。

⁹¹ 《長編》，卷九八，乾興元年六月庚申條，頁2283；《宋史》，卷一二二〈禮志二十五〉，頁2852；《宋會要輯稿》，〈禮二十九之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禮三十七之六〉。

邢中和擔心的事最終發生。五月二十三日，雷允恭所開的新墓穴下面果真冇石，挖開石塊，下面有大量的水湧出，結果施工甚為艱難。修奉山陵部署夏守恩估計這樣下去，無法建好陵墓，於是將實情上奏，等待朝廷旨意。丁謂包庇雷允恭，仍希望照雷允恭的意思，在原地將陵墓建好。二十五日，入內供奉官毛昌達從陵園回京，具奏其事。劉太后立即派人向丁謂查問究竟，丁謂才請劉太后再派原來的修陵按行使藍繼宗和副使王承勛前往陵園參定。兩天後（二十七），劉太后再派內侍押班楊懷玉與藍繼宗等回報實情。翌日（二十八），劉太后再派入內供奉官羅崇勳、右侍禁閤門祇候李惟新往陵園所在的鞏縣，將雷允恭的罪狀參劾上奏。雷允恭慌了，要求攜帶所畫的山陵圖入奏，但劉太后不許。六月初三，劉太后再派內殿承制馬仁俊一同審問雷允恭。兩天後（初五），又派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呂夷簡、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魯宗道（?-1029）、入內押班岑保正、入內供奉官任守忠（990-1068）覆視皇堂。眾人一致請復用舊穴。劉太后詔輔臣到丁謂宅商議。她仍不放心，第二天再命參政王曾前往鞏縣覆視，並祭告祖宗天地。丁謂請求俟王曾回來，商議妥當，才恢復工役。劉太后等不了，下令馬上復役，只是皇堂須議定才修築。王曾回來後，依從眾議復用舊穴。對於胡作非為的雷允恭，劉太后這回毫不留情。雷允恭以擅移皇堂，以及盜取大量庫金銀、錦帛及珍珠寶物之罪，在六月二十二日，被杖殺於鞏縣。雷允恭弟允中配郴州（今湖南郴州市），邢中和配沙門島，另牽連決配者七十人。王曾利用這難得機會，設下巧計，騙丁謂讓他單獨面見劉太后，然後在劉太后御前嚴劾丁謂包庇雷允恭，指他包藏禍心，以改動陵穴來破壞趙氏皇室的龍脈。劉太后早已不滿丁謂，加上丁得罪人太多，對劉太后爭取朝臣支持，已無利用價值，就痛下殺手將他重譴。丁謂罷相之餘，不久更被遠貶崖州（今海南三亞市）。丁謂一生聰明，卻想不到給少不更事的雷允恭連累而垮台。⁹²

丁謂被罷，次相馮拯繼為首相。六月二十六日，馮被任為山陵使，接手營建真宗山陵。七月初十，馮拯建議真宗的陵名為「永定」，劉太后詔可。⁹³藍繼宗早在六月十六日，被任為山陵修奉鈐轄。在夏守恩和他的督工下，永定陵於八月十日建成。劉太后早在七月二十九日命新授入內副都知的麥守恩充永定陵使，內園副使岑守素（?-1045）充都監，負責守護修好的皇陵。河南府緱氏縣主簿、管勾採取般運山陵石段的樂輔國奉旨寫了一篇〈永定陵修奉採石記〉，稱許夏、藍「二公荷先朝拔擢之恩，副當寧選掄之寄，同心戮力，夙夜在公。仗鉞而來，得便宜從事。募諸道兵

⁹² 《長編》，卷九八，乾興元年六月庚申條，頁2283-87；卷九九，七月己卯條，頁2293-94。七月十一日，丁謂以引薦之女道士劉德妙得罪，再被馮拯藉口遠貶崖州。

⁹³ 《長編》，卷九八，乾興元年六月甲子條，頁2287；卷九九，七月辛未至戊寅條，頁2291-93。七月初三，王曾擢任次相，呂夷簡及魯宗道同日拜參政，本屬丁謂一黨的曹利用則留任為首樞。翌日，以林特為首的一大批丁謂同黨均被責降。初八，劉太后的親信錢惟演自樞副擢樞密使。

士、工匠，來赴力役，表請文武官僚、使命，分掌其事。雖欽承治命，以儉約而處先；而遵法古儀，在堅固以為事」。又說二人「屢宣宸慈，撫恤士卒，餌以醫藥，賚以物帛。群情感激，罔不盡心」。⁹⁴雖然文章有溢美之嫌，不過，永定陵造得堅固，而且不太耗費，應該是事實，這也是藍繼宗一貫的做事作風。十月十三日，真宗下葬永定陵，藍繼宗的任務完成。真宗後半生迷戀的天書，在王曾和呂夷簡的建議下，陪葬永定陵。天書封禪的鬧劇，終於結束。⁹⁵

翌年(1023)正月仁宗改元天聖，首相馮拯此時患病不能視事，上章求罷。劉太后在是月十二，遣新任入內副都知的周文質持詔慰撫，不允所請。⁹⁶九月初五，馮拯終以疾罷相，而不得人望的王欽若卻回朝拜相。教人安慰的是，從王曾以下，都並不惟王之命是從，王已沒有當年挾寵專權的威風。⁹⁷閏九月初七，寇準卒於雷州。翌日(初八)，馮拯亦卒於京師。劉太后命藍繼宗致奠。劉太后本來已在十二日下詔內徙寇準為衡州(今湖南衡陽市)司馬，但寇準不及接到詔旨即已去世。宋廷許寇妻的請求，讓寇準歸葬洛陽。據載寇準棺槨北還，百姓都在路上設祭。⁹⁸

王欽若回朝後還不夠兩年，便在天聖三年(1025)七月因牽涉受賄之事失寵成疾，延至十一月底卒。⁹⁹藍繼宗對於王欽若之死，大概不會動容。他在意的，是他手下兩員素有戰功的高級內臣，入內副都知、涇原路都鈐轄周文質和內侍押班、涇原路鈐轄王懷信，都在同年九月以擅殺涇州(今甘肅平涼市涇川縣)蕃部，致環州諸族叛，擁兵玩寇之過，受到重責。他們本來都是內臣中的後起之秀，取而代之的，是劉太后寵信的內侍押班洛苑副使江德明(?-1037)和上御藥羅崇勳。順便一提，與藍繼宗同輩的入內都知、宣政使張景宗在天聖元年以後的事蹟不詳，疑他在天聖元年已逝世。藍繼宗在天聖以後，地位僅在韓守英之下。¹⁰⁰

⁹⁴ 樂輔國：〈永定陵修奉採石記·乾興元年八月〉，頁116-17；《宋會要輯稿》，〈禮二十九之二十四、二十七〉、〈禮三十七之七〉。

⁹⁵ 《長編》，卷九九，乾興元年九月己卯條、十月己酉條，頁2297-98。

⁹⁶ 同上注，卷一〇〇，天聖元年正月庚午條，頁2310。

⁹⁷ 同上注，卷九九，乾興元年十一月丁卯條，頁2299；卷一〇一，天聖元年八月甲寅至九月丙寅條，頁2331-33。乾興元年十一月，劉太后在群臣的反對下，被迫罷去她親信錢惟演之樞使職務。天聖元年八月，錢自河陽來朝，謀取代馮拯的相位，但在群臣的極力反對下，也沒有成功。

⁹⁸ 《長編》，卷一〇一，天聖元年閏九月乙未至己亥條，頁2336。

⁹⁹ 同上注，卷一〇三，天聖三年七月辛巳條，頁2384；十一月庚子至戊申條，頁2393。

¹⁰⁰ 同上注，天聖三年六月丙寅條，頁2383；七月辛卯條，頁2385；八月乙亥條，頁2387-88；九月庚寅條，頁2389；卷一〇四，天聖四年六月癸巳條，頁2411。周文質自涇原路都鈐轄、左驥驥使、惠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自貶為右率府率，衡州安置，後再責除名，白州(今廣西玉林市博白縣)編管。王懷信自涇原路鈐轄、內園使榮州刺史除名，連州(今廣東清遠市連州市)編管。另一員與王欽若親善的內臣張懷德亦被貶。

值得注意的是，天聖四年(1026)，藍繼宗年已六十七，兩個養子藍元用及藍元震均已在內廷供職(藍元用、元震生年不詳，倘藍繼宗在三十後收養藍元用，然後才收養藍元震，則藍元用這年當已超過三十歲，而藍元震大概二十歲)。與藍繼宗同輩的內臣第二代，除了劉承珪之子劉從愿外，閻承翰的兒子閻文應(?-1039)也早出仕。據〈宋天聖二年隋書刊本原跋〉所載，藍元用早在天聖二年(1024)五月十一日，以入內供奉官任職上御藥供奉，他奉旨將禁中的一部《隋書》付崇文院刊刻。天聖四年二月初一，宋廷別置上御藥供奉四人，品秩比內殿崇班，因父蔭之故，藍元用獲授此職而品秩也得到晉陞。三月初四，宋廷又特許藍元用封贈父母妻子。天聖六年(1028)二月，宋廷詔藍元用、張懷德及羅崇勳等三員上御藥供奉，改名為上御藥，成為劉太后的近身內臣。至於藍元震任職內廷的年月，《宋史》只記他「以兄蔭補入內黃門，轉高班，給事明肅太后」。藍元震這時地位雖遠低於其兄，但也是劉太后近侍的人，這見得出劉太后對其父藍繼宗的信任。¹⁰¹

劉太后的權力得到鞏固後，開始清除大臣中違逆其意者。天聖七年(1029)正月十三日，權傾一時的樞密使曹利用因其姪曹汭(?-1029)被指謀逆，受到牽連而被罷樞判鄧州(今河南南陽市鄧州市)。二十六日，劉太后再將他貶為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今湖北隨州市)。二月底，劉太后羅織其他罪名，將他遠貶。他失寵於劉太后在先，被內臣貴戚集團誣陷於後，而文臣集團則來個落井下石。他垮台的遠因，蓋他本是丁謂的同黨，深為同情寇準及李迪的文臣集團所痛恨，樂見其敗。至於近因，就是當他掌權時，一直嚴厲約束劉太后倚為耳目的一大班內臣，既不讓他們輕易陞官受賞，有時甚至當眾羞辱這班狐假虎威的奴才，包括甚受劉太后寵信，被人認為與曹利用一齊「竊弄威權」的羅崇勳。結果羅崇勳趁奉旨審訊曹汭的機會，公報私仇，誣陷曹利用不軌。這批憎惡曹利用的宦者，就在劉太后的默許下，於閏二月初二，由負責押送曹利用至貶所的內臣楊懷敏(?-1050)，在途中將曹謀殺於襄陽驛。¹⁰²

除了羅崇勳外，另一員上御藥張懷德相信也參與打擊曹利用的活動。¹⁰³至於同

¹⁰¹ 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宋天聖二年隋書刊本原跋〉，頁1904；《長編》，卷一〇四，天聖四年二月戊申條，頁2401；三月辛巳條，頁2403；卷一〇五，天聖五年七月丁巳條，頁2444；卷一〇六，天聖六年二月丁丑條，頁2465；《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元震〉，頁13634。

¹⁰² 《長編》，卷一〇七，天聖七年正月癸卯至丙辰條，頁2491-94；二月戊辰至甲戌條，頁2496-98；閏二月辛卯條，頁2498-99；卷一〇八，天聖七年十二月辛亥條，頁2529。曹利用未敗死時，龍圖閣待制孔道輔(986-1039)已表示：「利用及上御藥羅崇勳竊弄威權，宜早斥去，以清朝廷。」曹利用被殺始末可參閱何冠環：〈曹利用之死〉，頁203-82。

¹⁰³ 《長編》，卷一〇八，天聖七年五月甲戌條，頁2514。李迪的至交范諷交結劉太后寵信的上御藥張懷德，獲薦於劉太后。范原知廣德軍(今安徽宣城市廣德縣)，後以疾監舒州(今安徽安慶市潛山縣)靈仙觀。召還，即向劉太后進言，主張除去曹利用。筆者懷疑張懷德也是憎惡曹利用的內臣之一。

為上御藥的藍元用態度如何，史所不載。筆者懷疑藍繼宗鑑於周懷政之覆轍，當不會讓兒子介入宮廷權爭。不過，對於挾劉太后寵信的那一群野心勃勃、竊弄威權的少壯派內臣，藍繼宗雖為入內都知，看來也只能獨善其身。

六月二十日，玉清昭應宮被大雷電擊中，釀成火災，大部份遭焚毀。早就不為劉太后所喜的首相王曾以此原因被罷，由次相呂夷簡繼為首相。藍繼宗因不領昭應宮職事，沒有被責。不過，藍元用與其他多名內臣，以失職之故，經御史府鞫問後，七月八日被責降。藍元用只受到追一任勒停的處分，算是薄懲了。¹⁰⁴

藍繼宗在真宗朝曾擔任修國史院，藍元用也在仁宗朝和羅崇勳及皇甫繼明幾個得寵內臣一同得到這份優差，擔任國史院承受的差事。天聖八年(1030)六月十一日，宰相呂夷簡上新修國史，除修史的文臣受賞外，宣慶使管勾內臣韓守英，以及藍元用、羅崇勳及皇甫繼明三人並獲遷官。¹⁰⁵ 根據天聖九年由呂夷簡、陳堯佐(963–1044)、王曙領銜所修的《昭明文選李善注本》之進呈執事名單，藍元用在天聖九年已遷官為供備庫副使。在這份傳世文獻中，藍元用的全部階勳爵邑官職差遣如下：

管勾雕造供備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同管勾景靈宮公事並奉真殿兼同勾當三館秘閣公事翰林司上騎都尉中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藍元用¹⁰⁶

天聖九年(1031)六月二十三日，遼聖宗逝世。這自然是宋廷上下關注的大事。¹⁰⁷ 不過，教劉太后悲傷的是，情同兒子的知相州(今河南安陽市)劉從德在十一月病卒，她因此得病。¹⁰⁸ 翌年(1032，按是年十一月改元明道)二月初九，劉太后給大臣加官，其中首相呂夷簡授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呂夷簡固辭兵部尚書，劉太后

¹⁰⁴ 《長編》，卷一〇八，天聖七年六月丁未、甲寅條，頁2515–18；《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十四之三十、三十一〉。

¹⁰⁵ 《長編》，卷一〇九，天聖九年六月癸巳至甲午條，頁2540；《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3。

¹⁰⁶ 皇甫繼明也在這執事名單內，官位和藍元用一樣是供備庫副使，不同之處在他加帶御器械，另爵封保定郡開國侯，而在執事掛名也比藍元用高。此份執事名單刊於《秀州州學刊本》，源出韓國所藏的《奎章閣所藏六臣注文選》，現有韓國古活字本刊行。參見屈守元：〈《文選六臣注》跋〉，《文學遺產》2000年第1期，頁40–47。

¹⁰⁷ 《長編》，卷一一〇，天聖九年六月己亥條，頁2563–64；八月丁丑條，頁2565。附帶一提，在是年八月初二，呂夷簡的妻父、寇準的同年馬亮，以太子少保致仕的官職卒。在藍繼宗所傳述的一則記聞中，馬亮是真宗點名可繼王旦相位的人。

¹⁰⁸ 《長編》，卷一一〇，天聖九年十一月乙未條，頁2571。劉從德是劉太后前夫劉美的兒子，二人的真實關係待考。

仍命學士院貼麻，為了表示恩寵，特別派年已七十三的入內都知藍繼宗到閣門賜這幅詔書給呂夷簡。¹⁰⁹

藍元震在天聖年間事蹟不詳，可能因為地位低微，不像父兄擔任要職。他時來運到，要到仁宗明道改元後。是年八月壬戌(二十三)，文德殿修成，但當晚禁中失火，火勢漫延，將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延慶、崇徽、天和、承明八殿燒毀。幸而小黃門王守規發現得早，眾內臣奉帝后至安全地方。據《宋史·藍元震傳》所載，禁中火起時，劉太后擁持仁宗登西華門躲避，左右侍從一時未集，年紀輕輕而隨侍在側的藍元震立即走下城樓，傳召尋找宿衛護駕。九月庚午(初二)，宋廷賞滅火護駕之功，首席內臣景福殿使、雅州防禦使、入內都知韓守英遷內侍都知，月俸增三萬。藍繼宗則自宮苑使、忠州防禦使、入內都知遷昭宣使。入內押班西京作坊使、文州刺史江德明則擢如京使遷入內副都知，入內押班禮賓使盧守勲領昌州刺史。其他內臣自上御藥至內品十五人均獲陞遷，其中王守規超擢為入內殿頭，而藍元震也稍遷為入內高品。藍元震大概在此役給仁宗留下深刻印象。至於藍元用有否獲得陞遷，史籍未有記載。稍後閻文應和劉從愿再獲擢陞，他們是準備接韓守英及藍繼宗職位的。¹¹⁰

明道二年(1033)三月二十九日，劉太后久病辭世，仁宗親政。還不到一個月，劉太后所寵信的一大群「權寵頗盛」，任以「訪外事」，「以此勢傾中外」，以入內副都知江德明、東染院使羅崇勳、張懷德為首的內臣多人，分別在四月二十一日及五月五日被逐出朝廷。五月，首席內臣入內都知、延福宮使韓守英卒，擢為宣慶使的藍繼宗終於成為地位最高的內臣，是年他已七十四歲。仁宗大概看在藍繼宗的面上，允許當年同為劉太后身邊的上御藥藍元用留在宋廷，另擢陞閻文應為入內副都知，做藍繼宗的副手。十一月，仁宗在為寇準平反的同時，也為曾任他太子府都監的周懷政平反，另復任其弟周懷吉為禮賓副使。這個當年自取滅亡的內臣，總算恢復名譽。¹¹¹十二月，宋宮牽起一場大風波，仁宗將他不喜的郭皇后(1012-1035)廢為淨

¹⁰⁹ 《長編》，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二月庚戌條，頁2576。

¹¹⁰ 同上注，明道元年八月壬戌條，頁2587；九月庚午條，頁2588-89；十一月戊子至庚寅條，頁2592；《宋史》，卷一〇〈仁宗紀二〉，頁194；卷六三〈五行志二上〉，頁1377；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元震、王守規〉，頁13634，13638。王守規為王守忠之弟，後來任宣慶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劉太后在是年十一月再擢江德明為文思使、普州團練使，左藏庫副使、右班都知閻文應為洛苑使、開州刺史，劉從愿自左藏庫使為洛苑使。

¹¹¹ 《長編》，卷一一二，明道二年三月甲午、四月戊申、癸丑、丙辰至己未條，頁2609-13；五月戊辰至癸酉條，頁2616-17；七月辛巳條，頁2622；卷一一三，明道二年九月乙酉條，頁2636-37；十月乙巳條，頁2639；十一月辛未至甲戌條，頁2643；《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三之四、五〉。同年七月十八日，張懷德為有司發姦狀，被除名配隸廣南。九月二十三日，再以修仁宗生母章懿太后之陵有過，罰銅三十斤，再徙遠處。十月十三日，〔下轉頁31〕

妃。鼓動仁宗廢后的，除復相的呂夷簡外，尚有右諫議大夫范諷以及入內副都知閻文應。已露角頭的右司諫范仲淹（989–1052）領頭抗爭，一大群少壯的言官起來反對廢后，並將矛頭指向當年被視為直臣的呂夷簡，結果范仲淹等被貶責。身為內臣之首的藍繼宗，在這事上似乎是置身事外。¹¹²

仁宗在翌年（1034）改元景祐，這是藍繼宗擔任入內都知最後的一年。人間恩怨，世道是非，在這年教人看遍。首先在三月及四月，仁宗先後為在乾祐天書一案中被株連的內侍鄭志誠及翰林學士楊億平反，然後在八月，因周懷政弟、入內押班周懷信的申訴，仁宗再將劉太后的親信楊崇勳落使相貶知壽州（今安徽六安市壽縣），並將楊的同黨、楊懷吉之弟姪多人貶黜，算是替忠心於他的周懷政出了一口氣。¹¹³七月至八月，錢惟演和他的政敵樞密使王曙相繼逝世。而本來是呂夷簡交好，後來因爭權而反目的王曾，因王曙之死而得以回朝復任樞密使。王曾回朝不久，藍繼宗又目睹另一場宮廷鬧劇，那就是好色的仁宗，因沉溺美人窩而幾乎病重不起。最後由章惠楊太后（984–1036）下旨，並由已陞任入內都知的閻文應執行，逐去仁宗迷戀的兩個宮嬪，才中止了仁宗的荒唐行徑。在這事上，身為首席內臣的藍繼宗究竟何所作為？筆者懷疑他其實在背後主持，才化解了這場可大可小的危機。¹¹⁴九月，仁宗總算康復過來，在楊太后的決定、呂夷簡等的支持下，仁宗立開國元勳曹彬（931–999）的孫女為后（即慈聖光獻曹皇后，1016–1079）。這是藍繼宗致仕前所恭逢的最後一次宮廷大典。¹¹⁵十二月二十三日，已屆七十五高齡的藍繼宗，以老疾自請罷都知之職。仁宗允許，特別擢他景福殿使，並遷邕州觀察使，讓他榮寵地在家退休。他是繼劉承珪和韓守英之後，第三個內臣獲授景福殿使之職。¹¹⁶宋

〔上接頁30〕

江德明給言者劾他在外仍不檢點，奪入內副都知之職。內臣朱允中也落內侍押班之職。江德明在景祐四年（1037）二月前，以左藏庫使、果州防禦使之職卒。這裏附帶一談，《涑水記聞》卷十稱「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而其弟江德明也恃勢欺人。檢《長編》及《宋史》，並未見載所謂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之事。李燾在有關條下也注引《涑水記聞》這則異說，並指出此說為其所不取。參見《涑水記聞》，卷一〇「李及不阿權貴」（306條），頁195；《長編》，卷一〇六，天聖六年五月丁巳條，頁2473。

¹¹² 《長編》，卷一一三，十二月甲寅至丙辰條，頁2648–54；卷一一五，景祐元年七月乙未條，頁2689。關於郭皇后被廢事，最近期的研究可參閱楊果、劉廣丰：〈宋仁宗郭皇后被廢案探議〉，《史學集刊》2008年第1期，頁56–60。

¹¹³ 《長編》，卷一一四，景祐元年三月辛酉條，頁2670；四月甲午條，頁2672–73；卷一一五，八月辛酉條，頁2692–93。

¹¹⁴ 同上注，卷一一五，景祐元年七月辛巳條，頁2690；八月癸亥、庚午、辛未條，頁2693–96。

¹¹⁵ 同上注，景祐元年九月壬午、辛丑、甲辰、乙巳條，頁2698，2700–2701。

¹¹⁶ 同上注，景祐元年十二月己卯條，頁2709。

廷在翌年(1035)正月五日特詔封贈藍繼宗的父母，但藍繼宗在同月卒，年七十六。宋廷追贈他安德軍節度使，諡「僖靖」。¹¹⁷

藍繼宗在仁宗繼位後的十四年中，經歷了劉太后的攝政和仁宗的親政，目睹了宋廷眾多的人事陞沉變幻，也看到養子藍元用及藍元震出仕，而他自己也在同輩先後過世，毫無爭議下陞任宋宮的首席內臣，最後以高壽功名令終。他一生歷事四朝，謹慎自持，位高而不弄權，雖無顯赫戰功或卓著功業，但以任勞任怨的勞績，不介入朝臣宮闈鬥爭的明智，而得到帝后的信任，並能度過無數的風波，得以安享晚年，且蔭及後人。教人可惜的是，以他所處的內廷高位，卻沒有留下與這十四年有關的政海掌故，給後人細細玩味。

內臣世家：藍元用事蹟考

藍元用在父親過世時，大概以恩蔭再獲擢陞。景祐二年十一月初八，被廢的郭皇后暴卒，繼藍繼宗任首席內臣的昭宣使、入內都知閻文應及其子勾當御藥院閻士良，涉嫌加害郭皇后，在以范仲淹為首的群臣攻擊下，這個「專恣，事多矯旨付外，執政不敢違」的權閹，父子俱被罷職貶外。三年(1036)正月十三日，仁宗命知制誥丁度(990-1053)以及已擢為內侍省內侍押班的藍元用同護葬事，建陵台於奉先院之東北隅。¹¹⁸

五月，宋廷又起紛爭。打倒閻文應的英雄，一向敢言的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因開罪首相呂夷簡，被落職貶知饒州(今江西上饒市鄱陽縣)，同情范仲淹的人被指為朋黨，名臣歐陽修(1007-1072)及余靖(1000-1064)均被貶。¹¹⁹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的藍元用與亡父一樣，沒有介入朝臣的黨爭。

閻文應被貶後，宋廷地位最高的內臣，計為崇儀使、貴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張永和，以及皇城使、雅州刺史、內侍副都知王守忠。藍元用在十月獲得陞遷，自供備庫使、忠州刺史、內侍押班遷為西京左藏庫使。兩個月後，他和皇甫繼明等，

¹¹⁷ 《宋會要輯稿》，〈禮五十八之九十二〉、〈儀制十之十六〉、〈儀制十三之二〉；《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傳二·藍繼宗〉，頁13634。群書只載藍繼宗景祐二年正月卒，日期不詳。

¹¹⁸ 《長編》，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一月戊子條，頁2762；十二月辛亥條，頁2764-65；卷一一八，景祐三年正月壬辰條，頁2774；《宋會要輯稿》，〈禮三十二之二十八、二十九〉、〈禮三十七之六十一〉、〈儀制十三之五〉；《宋史》，卷四六八〈宦者傳三·閻文應〉，頁13655-56。閻文應在寶元二年(1039)九月前，以昭宣使、嘉州防禦使、相州鈐轄任上卒。又據司馬光所記，閻士良曾對孫器之言及郭皇后被廢後，仁宗一度想立京師富民陳子城之女為后，但他以陳的出身低微，力勸仁宗收回成命。這顯然是閻士良為自己所作的惡事辯護。參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〇〈仁宗欲納陳子城女為后〉，頁183。

¹¹⁹ 《長編》，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丙戌至戊戌條，頁2783-87。

並以管勾三館、秘閣上新校四庫書的功勞。十二月二十七日，再擢為入內副都知，遷洛苑使。¹²⁰ 比起亡父，藍元用陞遷要快得多。

翌年(1038)仁宗改元寶元，當宋廷的文臣仍為范仲淹是否結黨展開爭論時，西夏主元昊已開始部署侵宋。¹²¹ 十月，元昊稱帝。翌月，深受宋廷上下尊重的王曾在鄆州(今山東荷澤市鄆城縣)病逝，宋廷失去了一個可以鎮住大局的元老重臣。¹²² 面對元昊可能的進攻，宋廷被迫作出種種部署。十一月，西夏終於發動攻擊。翌年(康定元年，1040)正月，宋軍在三川口(約今陝西延安市西20公里處，即今延安市安塞縣、延安市境的西川河入延河處)之戰慘敗。¹²³ 這次宋軍失利，部份原因是內侍都監黃德和(?-1040)不肯應援，以及內臣鈐轄盧守勲作戰不力所致，但仁宗在二月仍然派入內副都知王守忠領梓州觀察使，任陝西都鈐轄，出任儼如監軍之職。知諫院富弼(1004-1083)極力反對此項任命，但仁宗不聽。不過，在群臣反對下，仁宗在五月終罷王守忠都鈐轄職，而且在無人可用的情況下，任韓琦(1008-1075)和范仲淹為陝西經略副使，收拾殘局。¹²⁴

九月二十七日，因范仲淹的請求，仁宗再命翰林學士丁度、西上閣門使李端愿(?-1091)，以及轉任內侍省押班的藍元用，共同試驗三班院、殿前馬步軍司之將校士兵中自薦有武藝、膽勇敢戰和謀略出眾者。藍元用被委以此任，看來他與其父一樣頗有武略。結果，他們三人將受試的人分為五等，中選者凡一百八十人。¹²⁵

翌年(1041)仁宗再改元慶曆。二月，由於韓琦輕率出兵，宋軍再次慘敗於好水川(今寧夏西吉縣境內之什字路河川)。¹²⁶ 宋廷這時又禍不單行，碰上汴河流不通。

¹²⁰ 同上注，卷一一九，景祐三年八月辛未條，頁2800；十月癸亥條，頁2809；十二月辛未條，頁2813；卷一二二，寶元元年八月丁亥條，頁2878-79。在藍元用晉陞西京左藏庫使的同時，王守忠自儀鸞使遷皇城使，劉承珪之子劉從愿自左藏庫使、嘉州刺史、入內押班遷內藏庫使，西京左藏庫使、韶州刺史、內侍押班史崇信遷文思使，崇儀使、內侍押班任文慶遷六宅使。皇甫繼明亦以功，自西京左藏庫使、端州刺史、入內副都知加文思使。藍元用在是年十月仍為入內押班，相信是在這時擢陞入內副都知。寶元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張永和再以南郊恩典擢為入內都知，成為藍元用的上司。

¹²¹ 《長編》，卷一二一，寶元元年正月癸卯至丙辰條，頁2849-56。

¹²² 同上注，卷一二二，寶元元年十月甲戌條，頁2882-83；十一月戊午條，頁2886。

¹²³ 同上注，卷一二五，寶元二年十一月甲辰至十二月乙丑條，頁2944-45；卷一二六，康定元年正月癸酉至二月丙戌條，頁2965-71。

¹²⁴ 同上注，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二月己丑條，頁2972；三月戊寅條，頁2989-92；卷一二七，康定元年五月戊寅至己卯條，頁2013-14；卷一三二，慶曆元年六月辛丑條，頁3145。

¹²⁵ 《宋會要輯稿》，〈選舉十七之七、八〉；《長編》，卷一二八，康定元年九月甲戌條，頁3044。

¹²⁶ 《長編》，卷一三一，慶曆元年二月己丑至丁酉條，頁3100-3103。

三月二十六日，藍元用以內侍押班奉命祭靈津廟。¹²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遼國趁著宋軍兩度覆師，在慶曆二年（1042）三月，遣使來索取關南地。四月，宋廷派富弼使遼交涉。經歷半年的反覆，九月，宋遼重訂新約結束紛爭。但翌月，宋軍又三度覆師於涇原路的定川寨。¹²⁸十月十四日，宋廷收到宋軍覆師的報告後，面對西線再起烽煙，即差派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王堯臣（1003–1058）為涇原路安撫使，而以當時任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副都知的藍元用作其副手。慶曆三年（1043）正月，王堯臣向仁宗覆奏，提出許多抵禦西夏進攻的建議，請仁宗交范仲淹及韓琦相度施行，仁宗依其奏請。當中有多少是藍元用的意見，史所不載，無法確考。¹²⁹

慶曆四年初，藍元用以疾請罷內侍副都知職。仁宗允許，授他眉州防禦使，並命知制誥歐陽修撰寫制文。歐陽修在制文中對藍元用稱譽備至，稱許他「既明而敏，慎密一心，不見過失，屢更器任，實簡于懷」。又說「惟爾之舊予所嘉，惟爾之勞予所錄」。就在這時，藍元用弟元震忽然發難，在仁宗前指控慶曆三年七月回朝任參政、主持史稱「慶曆變法」的范仲淹等私結朋黨。歐陽修雖然隨即奏上他有名的〈朋黨論〉辯護，但並沒有化解仁宗的懷疑，最後范仲淹於是年六月自請解政而罷。究竟藍元用在這件事上有無參與其中？考藍元用生平行事，頗類其父，「慎密一心」，從不介入文臣的黨爭。他在這時正以疾請罷內侍副都知，論理他應當沒有興趣介入夏竦與韓范的黨爭。而且歐陽修曾為他撰寫極好的制文，並未結怨於他。以此推論，藍元震上奏不像受其兄授意，也許是他自己投靠夏竦一黨，而做出此事來。¹³⁰藍元用罷副都知後，內臣中居首的是在慶曆五年三月擢宣慶使的入內都知張永和、擢昭宣使的內侍都知王守忠、擢皇城使的入內副都知劉從愿，以及藍元用的老搭檔皇城

¹²⁷ 同上注，慶曆元年三月乙亥條，頁3113。宋廷同時派知制誥聶冠卿祭河瀆廟。

¹²⁸ 《長編》，卷一三五，慶曆二年三月己巳至辛未條，頁3229–31；四月庚辰條，頁3224–26；卷一三七，慶曆二年七月壬戌至癸亥條，頁3282–87；九月癸亥至乙丑條，頁3291–94；閏九月癸巳條，頁3300–3303。

¹²⁹ 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三冊，〈王堯臣藍元用題名〉，頁119；《長編》，卷一三八，慶曆二年十月癸卯、癸丑、甲寅條，頁3309，3314–15；卷一三九，慶曆三年正月丙子條，頁3338–41。藍元用在上述與王堯臣的題名中，署名「大梁藍元用」，與其養父藍繼宗繫籍南海不同，大概藍元用原籍開封（即大梁），為藍繼宗所收養。

¹³⁰ 歐陽修（撰）、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四一〈外制集序〉，頁595–96；卷八一〈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藍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頁1175。歐陽修慶曆三年十二月拜知制誥，四年八月出為河北轉運使，為藍元用寫制文當在這時。藍元震攻擊范仲淹等結黨的始末及考論，可參閱何冠環：〈北宋內臣藍元震事蹟考〉，頁506–7。

使、入內副都知皇甫繼明。¹³¹三年後，即慶曆八年正月，以平貝州（今河北邢台市清河縣）之亂有功的入內副都知麥允言擢昭宣使，八月入內都知王守忠自宣政使超擢為景福殿使，那是藍元用無法比擬的。他大概在慶曆八年復任為入內副都知，填補在這年三月逝世的劉從愿的遺缺，而位在入內都知張惟吉之下。十二月，仁宗命翰林侍讀學士郭勸與藍元用出使，命與河北及京東轉運使再行相度修復黃河故道利害以聞。翌年（皇祐元年，1049）正月初六，他再被派往澶州經度治河工費。¹³²

藍元用最後一項見載於史籍的任務，是在皇祐二年（1050）正月二十八日，他再被委派與御史中丞郭勸和入內都知張惟吉，一起檢校黃河故道工料。¹³³張惟吉在至和元年（1054）底逝世不久，藍元用也在至和二年（1055）三月卒，他最後的官位是左藏庫使、梓州觀察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宋廷優贈他司徒、保大軍節度使，諡「榮恪」。仁宗在這月優遷高級內臣多人，藍元用可能沾了光，乃得以優遷為觀察使。¹³⁴他得年多少，史所不載，若以他在景祐三年任內侍押班及入內副都知當為五十歲，他卒年可能為七十歲。¹³⁵

藍元用餘生的最後六年，即皇祐二年至至和二年，值得一書的大事，首先在皇祐四年（1052）四月，廣源懷智高叛宋，另朋黨爭議之主角范仲淹則在翌月辭世。¹³⁶

¹³¹ 皇甫繼明在慶曆七年十二月前，以皇城使、象州（今廣西來賓市象州縣）防禦使、入內副都知卒於任上。參見《長編》，卷一五五，慶曆五年三月乙亥條，頁3760-61；《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三之二、三〉。

¹³² 《宋會要輯稿》，〈方域十四之十八〉、〈儀制十三之三〉；《長編》，卷一六五，慶曆八年閏正月戊申條，頁3907；八月壬申條，頁3960；十一月癸丑條，頁3974；十二月庚辰條，頁3977-78；卷一六六，皇祐元年正月己亥條，頁3981；卷一六七，皇祐元年九月乙卯條，頁4015；卷一六九，皇祐二年八月乙丑條，頁4057；九月辛亥條，頁4061；十月癸亥條，頁4063。藍元用在皇祐二年仍是洛苑使、眉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而麥允言卒於皇祐二年八月時，已官至宣慶使、入內都知、遂州觀察使。王守忠皇祐二年十月更擢為延福宮使、入內都都知，在眾入內都知之上。又劉從愿在慶曆八年三月前，以昭宣使、眉州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任上卒。

¹³³ 《長編》，卷一六八，皇祐二年正月丙辰條，頁4033。

¹³⁴ 《宋會要輯稿》，〈禮五十八之九十一〉、〈儀制十三之二、三〉；《長編》，卷一七九，至和二年三月丙子條，頁4323。張惟吉早在至和元年十二月前，即以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入內都知任上卒。至和二年二月，仁宗超擢兩員入內副都知任守忠和鄧保吉，自宮苑使及昭宣使並為宣政使。另一員入內副都知史志聰則加領忠州團練使，而擢內侍押班石全彬為入內副都知；又擢內侍押班武繼隆及鄧保信並為內侍副都知。內侍押班王從善、鄧宣言及于德源均加北作坊使及洛苑使。疑藍元用亦在此時得到最後一次加官。

¹³⁵ 據《長編》所記，兩省都知及押班，並選年五十以上及有邊功者參用。藍元用在景祐三年初已為內侍押班，年底擢入內副都知。倘是年他五十歲，到至和二年，當為七十歲。參見《長編》，卷一九六，嘉祐七年正月己酉條，頁4737。

¹³⁶ 《長編》，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四月丙戌條，頁4142；五月丁卯條，頁4146-47。

宋廷為平定儂智高之亂，曾考慮委入內都知任守忠任大將狄青之副，最後因群臣反對而作罷。不過，入內押班石全彬仍被任為副將。石全彬是石知顛之孫，他和藍元用兄弟一樣，也繼承父業，開始在仕途上出頭。他以從征之功，戰後獲得擢陞，也更得仁宗的信任。在這場仁宗後期的大征戰中，藍元用兄弟並未有被委以任務。也許在仁宗君臣眼中，藍氏兄弟武幹不著。¹³⁷仁宗在皇祐五年(1053)九月，打破成規地任他藩邸舊人、早已擢為入內都都知、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王守忠為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總管入內及內侍兩省。然後又在翌年(1054)正月，因王守忠以老疾罷延福宮使，真除他武信軍(即遂州，今四川遂寧市)留後。十一月，仁宗又因石全彬經理仁宗寵愛的張貴妃喪事之勞，超擢石全彬為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數天後再擢他為入內副都知。雖然知制誥劉敞(1019–1068)極力反對，但三個月後仁宗仍是委石為入內副都知，替補在至和元年十二月病逝的入內都知張惟吉之缺。至和二年三月，藍元用逝世的同月，仁宗又超擢本來資歷比藍淺的任守忠和鄧保吉(?–1067)為宣政使。¹³⁸相比之下，仁宗對藍元用的寵信，是比較一般的。他至死仍無法像亡父一樣成為地位最高的內臣。

藍元用病逝，其弟藍元震倒是獲其遺蔭陞官。他大概在至和二年中自供備庫副使擢為文思副使。由知制誥王珪(1019–1085)所撰的制文云：「敕某：維爾兄元用事朕左右，小心一德，今夫往來聘好之事，朕所劇委也。乃引年以辭，願澤其天倫之親。矧歷載之勞，庸勿褒瘁？進爾優秩，以眷中侍之厚。可。」¹³⁹算是仁宗對藍元用服侍內廷一生的評價。

餘論

藍繼宗在宋初高級內臣中是毫不起眼的一個，他既沒有王繼恩、周懷政等權勢薰天，積極介入政治權力鬥爭的劣跡；也不像秦翰、張崇貴等有卓著的軍功。藍繼宗

¹³⁷ 同上注，卷一七三，皇祐四年八月辛卯條，頁4168；九月癸亥至庚午條，頁4174；卷一七四，皇祐五年二月乙酉條，頁4199；《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傳一·石全彬〉，頁13626–27。

¹³⁸ 《長編》，卷一七五，皇祐五年九月壬辰條，頁4234；卷一七六，至和元年正月癸巳條，頁4251–52；卷一七七，至和元年十一月戊寅、壬午條，頁4291–92；十二月己酉條，頁4295；卷一七九，至和二年三月丙子條，頁4323；卷一八四，嘉祐元年九月丁未條，頁4449；卷一八五，嘉祐二年五月辛巳條，頁4478。石全彬陞官最快，嘉祐元年(1056)九月已擢至宣慶使、武信軍留後。武繼隆也在嘉祐二年(1057)擢至宣政使。

¹³⁹ 王珪：《華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〇〈供備庫副使藍元震可文思副使制〉，頁九下。王珪任知制誥年月不詳，據《長編》所記，他於至和二年十月前已任知制誥，而至嘉祐四年十一月前已改任翰林學士。疑此篇制文撰於至和二年三月藍元用卒後。參見《長編》，卷一八一，至和二年十月己酉條，頁4380–81；卷一九〇，嘉祐四年十一月丙申條，頁4597。

屬默默耕耘，任勞任怨，行事小心謹慎，不捲入凶險的宮廷政治的人。他從太祖開寶四年自南漢入宋廷服役始，到仁宗景祐元年以七十六高齡，善終於景福殿使、入內都知任上，歷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他的兩個兒子藍元用和藍元震，後來又相繼擔任入內副都知的內臣高位，儼然是內臣世家。藍元震於神宗熙寧十年(1077)卒於入內副都知任上，算起來他們父子兄弟前後歷事六主凡一百零七年，在北宋前中期，可說是一個空前紀錄。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因他們父子長期擔任內臣高位，其特殊的身份位置讓他們得以耳聞目睹多如山積的宋廷內外秘聞軼事。本來他們正是活的歷史，可惜的是，同是內臣，他們卻沒有像太史公司馬遷或明代著名內臣劉若愚那樣，留下珍貴的史乘給後人閱覽。我們今天只能透過藍元震的口述、司馬光的筆錄，才得窺宋初政治冰山的一小角，那是教人惋惜的。

誠如許多學者所指出，因前代負面歷史經驗的鑑戒，以及文官集團力量相對的強大，宋代內臣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有限，甚至擔任配角的份量也不足。不過，宋代君主仍喜歡使用他們寵信的內臣擔任朝廷內外各樣事務，從出使外國，到統軍出征，戍守邊地，守護皇城，修建皇陵，營造宮室，審治刑獄，管理倉庫，治理河道，察訪民情，祭祀天地，刻印典籍，幾乎是無事不預。他們固然有乘機弄權斂財、勾結官員、濫權瀆職者，但亦有不少表現出非凡才具，任事稱職的。宋代內臣的出身背景、個人性格，以至對政治權力的野心，均影響他們在政治上的參預和作為。我們今天所看到關於宋代內臣事蹟的紀錄，大多數是宋廷士大夫帶著有色眼鏡，帶著濃厚的偏見寫成的，與事實的真相可能有很大的距離。本文嘗試從藍氏父子兄弟自身的角度來寫他們所處的時代和他們的事蹟，但限於史料的缺乏，特別是欠缺他們自己所留下的材料，例如他們的詩文信札日記，恐怕仍然不大能成功地重建以內臣為中心的歷史個案。

就本文的觀察，藍繼宗父子兄弟，代表宋代幹才類型的內臣。他們多才多藝，任勞任怨，對於君相交下的任務，無論是修陵造宮，還是治河修道，刻書滅火，理財掌庫，多數時候都做得稱職。雖然他們都沒有被委以軍旅之任(藍氏父子其實武藝不差)，從而建立軍功，¹⁴⁰但他們在宮內宮外的勞績，加上帝王的賞識，已足夠他們被擢為內臣之首領，擔任入內都知的職務。

藍繼宗與藍元用父子行事小心謹慎，知所進退。特別是藍繼宗，由於早年的經歷，讓他對宮廷權爭的險惡有很深刻的認識，是故他選擇不與同列往來，而以種花養魚作為避禍之道，最後得以安享天年，功名令終，且蔭及二子。當然，他對朝政

¹⁴⁰ 柳立言認為宋初君主與士大夫對內臣角色是「以闈為將」，似乎未有檢視像藍繼宗父子這樣從來不曾為將的內臣個案。見柳立言：〈以闈為將：宋初君主與士大夫對宦官角色的認定〉，原刊《大陸雜誌》第91卷第3期(1995年9月)，收入宋史座談會(主編)：《宋史研究集》第26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7年)，頁249-306。

的休戚好壞，殊非置若罔聞。真宗朝澶淵之盟的訂立，以及天書封禪的鬧劇，始末曲折他都洞若觀火。他後來透過兒子藍元震的口，將他的看法以及對人物的愛憎月旦間接地表達出來。這位歷事四朝，以謹慎自持，而又不對權貴奉迎的內臣長者，其獨特的處世行事是值得注意的。

藍繼宗父子的個案研究，嚴格而言，是給讀者提供一個由內臣的視角，去檢視北宋前期的政治狀況。另一方面，也讓我們得以一窺宋代內臣在宋宮生存之道，以及他們的自我價值取向，而不純像傳統史家那樣，只從士大夫或統治者的立場角度看這班「刑餘之人」。筆者所感到不足的是，目前我們所能找到有關藍氏父子生平事蹟的史料仍相當有限，例如有關他們父子信仰方面的記載便闕如，希望他日能在這方面有所補足。史學界對宋代內臣的研究，在許多領域，例如宦官制度方面，已有很不錯的成績。不過，由於史料相對匱乏，宋代內臣在宋代政治、軍事、社會、宗教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所帶來的影響，我們目前所能看到的僅是一點點一片片。本文在述說藍氏父子生平事蹟時，提及眾多宋廷高級內臣的名字。關於宋代高級內臣，即兩省押班、副都知以上的內臣拜罷情況，目前尚未有學者加以整理；而宋代高級內臣之間的權力問題，也尚未有專門的研究。此外，過去的研究雖已較為注意文臣與內臣的關係，但深度仍嫌不足。我們若能多做一些個案研究，尤其是較有代表性的宋代內臣個案，好像藍氏父子兄弟這樣的「內臣世家」，相信會增加我們對這個處女研究領域的認識。

2009年5月2日修訂



王堯臣等謁祠題名

A Study of Lan Jizong, A Senior Eunuch in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Summary)

Koon-wan Ho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life and career of Lan Jizong 藍繼宗 (960–1036), a senior eunuch in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rough this case study, we might be abl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complex role played by eunuchs in Song politics which has been overlooked or oversimplified by scholars.

Lan Jizong served in the Song court since Emperor Song Taizu (r. 960–976), the dynastic founder, and was promoted to the post of Chief Eunuch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ong Jenzong (r. 1022–1063). His more than sixty years of inner court service gave him the unusual opportunities to witness the fierce power struggle within and outside the Song cour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dynasty. Lan captured this author's attention because according to Sima Guang's 司馬光 important memoir *Shushui jiwén* 涑水記聞 he was in fact the original source of nine accounts about early Song politics. These accounts were adopted by later historians.

Throughout his career, Lan had been entrusted by his master to all types of duties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Tombs, management of the Imperial Treasury and the logistic work of the Sacred Texts Ceremony. He was proved to be competent, honest and loyal. Although his talent was greatly appreciated by both Emperor Zhenzong (r. 997–999) and Empress Dowager Liu (regent 1022–1033), and was perceived by his colleagues as one of the favourites of his master, he carefully avoided involvement in any factional strifes among the courtier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of the *Song shi* 宋史, Lan possessed the wisdom of survival. Lan was a gifted archer, but he was not assigned to any military assignments by his master in his entire life. He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a “civilian eunuch” rather than a “military eunuch.”

Lan's case is also noteworthy that his two adopted sons, Lan Yuanyong 藍元用 (?–1055) and Lan Yuanzhen 藍元震 (?–1077), later also advanced to the post of Deputy Chief Eunuch. The case of the Lan family suggests that a kind of “eminent family” did exist among the eunuchs in the Song dynasty.

關鍵詞：藍繼宗 藍元震 《涑水記聞》 宋真宗 章獻劉后

Keywords: Lan Jizong, Lan Yuanzhen, *Shushui jiwén*, Emperor Song Zhenzong, Empress Dowager Liu